



尤菴集
甲

碑

共六十一

~16
2410
41



門牌 10
號 2410
卷 60-41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

碑

泉谷宋公神道碑

崇禎丁酉九月日 上用筵臣贊善宋浚吉應教趙復陽議 贈故東萊府使宋象賢謚曰忠烈已又下教于忠清道觀察使李慶億曰予聞故忠臣宋象賢墓未有顯刻將無以表其義烈信示來世其官備石以書其事於是臣慶億承 命喜恐使恩津縣伐石于德恩山使汾江諸邑溯流以卸于墓下使清州牧監董刻事而以其文屬時烈撰次時烈辭謝不敢公之曾孫文炳文烜等繼又來速曰我祖不惟殺身



之忠其他文行蔚爲士林師法故東萊清州古阜等地先後俎豆之今茲書石之文多士亦須矣余惟此事但得比事屬詞記實去華而已又不繫於職司則又不必終辭也蓋當我 神宗皇帝萬曆年中倭酋秀吉弑其主通使於我末乃聲言欲犯 大明而東萊當賊初衝人視以死地公立朝正直爲時所惡乃於辛卯某月階通政爲其府使名以才選而非善意也翌年壬辰四月賊將平義智等大舉犯境十四日陷釜山十五日進薄府城初兵使李珪聞變來會見賊甚盛選悞將遁公責以大義要與死守珪不從竟跳去軍情大懼公慨然誓衆巡城備禦飛礮交集勢

如崩山公意氣安閑亟取朝服穿甲上上譙樓據胡床拱手端坐屹然如山嶽焉賊來逼有賊平調益者先是以好來得見於公嘗德公思報亟進前目公使避公不爲應調益又牽衣指城旁隙地則公已下床北向拜矣拜已致書于其父曰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遇害年四十二矣義智等相與嘖嘖歎服引賊之害公者戮之從行人申汝櫓及公妾金蟾皆從公死賊收公屍與蟾同瘞於東門外立木以表而爲詩以祭之自是譙樓之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賊益祇畏之後帥臣見賊將賊將具道公殉節事甚詳上聞之特命贈官旌門官其子而遣官賜祭乙未公

家人請於 朝願得返葬時賊尚據東徼 上下道
臣諭賊將家人得入賊尋屍而歸公在東萊以誠信
爲治吏民愛戴如父母及聞柩歸相率奔追皆攀號
不忍捨賊將義智以下亦下馬致敬焉年月日葬于
清州加布里丙向之原於是論節義者雖孺孺必曰
宋東萊云公生十歲悉通經史十五魁陞補試考官
驚異曰此秀才他日必大鳴於世者自是文詞脫口
必膾炙於人所與遊皆一時俊彥 隆慶庚午中進
士 萬曆丙子擢文科由承文院正字陞著作博士
薦授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出爲鏡城判官入司憲
府屢爲持平執義司諫院司諫以直去爲北道評事

銀溪道察訪白川郡守或爲忠勳府經歷戶禮工三
曹正郎司宰軍資二監正再以質正官赴燕最後復
以執義爲東萊府使公德量深厚言語簡重喜怒不
形常沉潛經傳通貫子史而旁及兵家之流性至孝
親在雖隆冬暑雨侍立終日不脫巾帶與弟象仁友
愛甚至奉養孀姊恩禮尤備撫愛甥姪無異己子隣
里感歎皆以爲不可及蓋其治家主於倫理之正而
恩義甚篤故家人畏而愛之及通仕籍常恬靜自守
而遇事不爲骫骳及其效節也從容整暇無異平日
蓋其學之正養之深熊魚素辨非一朝慷慨殺身者
之比也公一妾李亦被掠全節賊以公而加敬焉後

付我人以歸李懷公彩纓歸獻於公夫人相持號哭
聞者悲之申文貞公欽爲記公事又爲金李申別立
傳噫三人者其感於所畜者乎一家節義何其多也
當公之除東萊也人皆來唁公考監察公毅然曰不
辭難臣職也死將焉避此可見公全歸之孝不在身
體而在於德也公字德求號泉谷礪山人上世有松
禮官至侍中爲麗氏名臣曾祖承殷忠佐衛副司猛
祖璵進勇校尉考復興文科娶安東金氏 嘉靖辛
亥正月八日生公公配星州李氏忠義衛焜之女承
旨文捷之孫生二男一女男長仁及文科正郎次孝
及進士女適縣監李昌源正郎一男曰根前察訪進

士一女適鄭復圭察訪四男文炳文烜文熒文燧二
女適金澗金鋒公與沙溪文元公爲莫逆友始至萊
寄詩以見志文元公時宰定山刻置官廡之壁上蓋
信公之守死無疑也慎獨齋先生少嘗受學於公其
推服之誠至老不衰其淵源因可槩見矣噫公早有
抱負竟不試而身糜鋒鏑識者追恨於無窮然以一
身而撐拄數百年綱常上與日星爭光下與山嶽并
峙雖使公得行其所蘊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此難與俗人言也銘曰

林林萬生天各有界其界維何曰仁與義維欲易奪
全之者鮮况魚熊掌取舍誰辨有翼宋公天賦挺特

孝友爲政在家而達立朝公忠席未嘗暖時方競驚
我舒而緩島夷耽視衆人心喪授我戎節所用非養
公來自西旌際徐徐誠深信孚允及豚魚凶飈倏至
衆潰如川公有赤忠砥柱屹然仁成義明實全其天
身扶人極氣磨穹蒼夷人敬伏穢惡潛藏好好驕人
赧渥彷徨西原之域加布之原一丘之閔萬世之安
加布之谷西原之域維樹在徑 聖主恩額課忠責
孝以詔千億凡厥生民視此穹石

果齋尹公神道碑

南原尹氏始自高麗廉察使威本朝觀察臨以清白
聞其曾孫時英文科牧使是生澄有才無年 贈領

議政其子又新文科知事 贈贊成龍陵君有學夙
成作人甚多配柳氏婦道咸宜嘗得異夢以 嘉靖
辛酉三月四日生公容姿絕異嘗啼聲甚急柳夫人
急就抱持纔出戶而屋壁忽頽人皆異之稍長隨龍
陵公任所端坐一室讀書竟晷中癸未文科由槐院
出入翰林注書遂入玉堂爲正字轉至校理公自爲
秀才時知俗學外有用力處及爲翰注又文藝瞻敏
思菴朴公栗谷先生歎曰真新進中第一流也甚相
推重凡有極選公未嘗不與焉其在 經席精白純
一辨明義理 上常傾聽之朝家嘗患刑獄多滯除
公該曹郎公平反剖決案無留牘猾吏歛手西崖柳

公曰才學固已知之吏事練達乃亦爾耶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司憲府持平舉劾無所避拜吏曹佐郎固辭以避權要時栗谷牛溪兩先生被詆誣公與同志極力伸辨用是廢退甚久趙重峰上疏曰李恒福洪麟祥尹某等一發賢珥是渾之論而衆口排擯云栗谷嘗言宗系受誣久未昭雪是使臣未得其人也丁亥極選以遣公爲書狀官上曰宗系每蒙朝廷許其改正而未見其昭載寶典今聞此書將成若蒙頒降明知昭雪之實則予死何恨爾等勉之公既至禮部沈鯉見公呈文大加稱歎公復詣禮部乞賜寶典曰不得以此歸報寡君寧埋骨燕山

仍叩頭流血禮部卽以狀進奏天子嘉之特命先諸國頒降命下天下皆以爲榮其勅命曰陪臣等至誠懇請故今以徑賜上聞大喜出郊迎勅勞賜甚厚曰此實由使臣血誠三韓倫紀從此復正蕭曹衛霍其功難比公歸道有馬主事維銘以詩賀公見公酬章且愛公風彩歎曰佳士佳士至是上自和其詩且以命詞臣等曰使臣艱關萬里奉寶典以來是箕疇復叙之日可使此詩浪沒耶公乞以賞資移老父許之後四年遂賜勳籍號輸忠翼謨修紀光國公策第二等然時事大變公益無當世意仍杜門謝客討論經史而已朝廷亦處以冗散間或右

叙而非善意也壬辰倭寇至李鎰爲諸將公友人爲其從事當行公謂鎰曰此人有老母無兄弟其義當免鎰遂以公代之時公爲司僕正兼帶王字銜矣公弟邊泣請曰兄何恤人之母而不念我父母公曰苟免非義也且備養父母有汝在爾時贊成公使未還公入辭母夫人泣訣曰汝捨我而往死地耶公慰解之且曰國家有急恩義不可俱全鎰進至尚州地陣于州北甌淵上校理朴篋亦在幕下賊衆猝追之鎰跳去謂公曰徒死無益願公從我軍遂劔公曰將無以見 主上男兒爲國死職而已遂與朴公同死其四月二十五日甲寅也子衡甲尚幼弟邊往

甌淵求公尸不得贊成公以遺衣冠用俗例葬于廣州龜川冷井里負震之原 上命贈職旌閭廩恤其家公諱暹字汝進賦性仁厚處心和易與人無畛域洞見底蘊肌膚玉雪精神瑩如水月出入朝端人皆目之又聰明絕人過眼輒記博覽羣書動慕古人故其踐履篤實志操堅確外物無所役其心常以誠禮事父母性又清曠俸祿之外無所營爲而二親便身之物無不畢給公退雖深夜必詣父母所與弟妹環繞娛侍旣退則又兄弟同席未嘗相離又周恤宗黨盡其心力其在 經幄每以立聖志懋聖學親賢遠邪爲言常慷慨激昂自許以報國卒能臨亂從容不

苟生以害仁此豈無其本而然哉夫人原州元氏耘
谷先生天錫之後郡守景諶女和順爲誼而莊重自
持其孝養舅姑之誠公沒而尤至每忍痛含冤不以
戚容疚舅姑心舅姑常曰吾家佳婦也吾不恨吾兒
之亡矣服闋後猶素服不肉不赴讌會 崇禎丙戌
年八十六而以十月十三日歿墓在金浦林村贊成
公兆側衡甲當昏朝時登第旋歿官止縣監子榮集
皆文科歷颺清顯癸丙子之變殉節於南陽官次
贈叅判集嘗力言尊周之義丁丑至瀋陽不屈而死
贈副提學柔亦行誼卓異 贈掌令女爲士人權堡
妻叅判男以明縣監副學男以宣縣監以徵叅奉以

靖天死女適修撰尹晰掌令男以健以性皆有文行
以世其家二女適趙得重韓碩佐公嘗以果名其齋
豈慕李公晦之學耶盖公晦開濶寬緩自是寡過之
人故朱夫子教以縝密敬謹又教以擇善固執順性
養氣堅硬痛快等工夫至於殺身成仁韓信背水陣
都亡了反顧之心扶起此心來闢等語皆所聞於夫
子者故卒乃得夫子一體之果而自號焉豈公天姿
亦近於公晦故能以公晦之用力者自用其力而其
所樹立者乃如此耶使公而樞衣於武夷考亭之間
則其所成就者盖不可量也士之生晚而地遐也可
慨也已嗚呼公美於德而朝廷錄其功公備於行而

世人美其才公深於學而朋友稱其文皆不足以知公也惟其後承能趾其美以樹世教於無窮而孝宗大王嘗曰兩世三人皆死於節豈不貴乎斯可謂知臣莫如君也公所著詩文散逸殆盡獨燕路酬唱數篇合於兩孫遺稿名曰三節云銘曰

晦菴門人贊其師德萬善之中果乃其一懿哉龍陽以是自勉既得於心惟實其踐其在于家孝友純篤逮其事君又竭其力璿系在誣神人羞辱公控天朝效秦庭哭帝眷其忠明賜寶冊寶冊煌煌儻巖斯滌周棄殷契世之不顯宗靈鼓舞朝紳踴拚上錄其庸錫以鐵券先是大賢蒙難跋寔陰陽戰野

玄黃以類公遂低徊歛手退避上庸新功衆尋舊訛島夷構亂公從戎幕戎師勳遁如駭鹿要我與同謂死無益公曰熊魚取捨之間當取而捨狗彘而冠白刃如麻不動如山造次之際我仁則成萃如喬岳昭如日星果哉龍陽沛然莫禦不有素養其能如許後人濟美益有耿光或殺其身彝則孔章或明大義存萬世防孰深其源而不流長三節之貴聖謨洋洋我銘其碑以詔無疆

判書李公神道碑

江都丁丑之變其死義著白可與日月爭光者故金文忠公李忠肅公沈都正李太常宋太僕若而人也

忠肅公時以散班寓在城外十里地聞事急子弟請
曰大朝安全父於分司且無職守徒死於此何益
公不可曰廟社在此去將安之遂處置家事既已
則遂馳走入城哭於廟社與諸公皆死是正月二
十六日也夫使理窮勢欲事已無奈何而定計於鮮
者猶爲難矣况公有可生之路而無必死之義然且
勇於捨取無所顧慮之心尤豈非卓卓然無愧古人
者乎仁祖大王下教褒嘉旌閭易名贈官左議
政京外章甫立祠於城中與文忠諸公賤享焉今使
有君臣父子之倫者知忠義之可尚而偷懦之可耻
者而誰之功哉蓋是數君子者天爲生之而生不能

扶一世故死而能礪百世之人其亦偉矣哉公諱尚
吉字士祐星州人高祖紹元文科刑曹佐郎曾祖有
蕃典獄署叅奉祖碩明郡守考喜善童蒙教官自叅
奉以下以公推恩皆有贈職上祖忽言佐麗祖
有功以將軍開號於星世遂爲星人五代祖約東有
大名官知樞謚平靖妣昌原丁氏都事煥女以嘉
靖丙辰十二月三日生公公厲志爲學年弱冠選上
舍三十中第第二名例拜諸司直長歷司憲府監察
戶兵刑三曹佐郎司僕寺主簿再爲司諫院正言兼
知製教春秋館記事官又由戶曹佐郎黜爲高山
道察訪則是萬曆辛卯也先時鄭汝立謀逆族夷

以飛語獄事延及崔永慶公以正言同僚議 啓請
鞫治竟致瘦死其黨以是爲機阱以擠陷一番人以
故公坐斥尤甚壬辰 宣廟西幸有內附之議公以
禮曹正郎請對力言其非計請移 蹕北關以圖興
復於是 中殿先向北路 上特命公從衛已而廟
議以公熟諳關東形便使從其觀察使事以調兵糧
俄聞教官公遇賊被害時賊兵充斥公舍命奔喪則
教官公寓殯金化地而大夫人已向南鄉矣公晝夜
號擗不離殯側翌年歸葬奉大夫人守制于全羅之
南原服除以兵曹正郎爲益山郡守公盡心奉職前
後奉使者皆舉實狀于 朝有 旨陞叙爲禮賓寺

副正仍守郡職如故丁酉倭奴再逞公領郡兵從戰
南原時搶攘之中兵將不相維係而公所部終無一
人逃散者 天將劉綏歎服以爲難及體察使李公
德馨請移公尹全州以奠南服不報未幾竟移牧光
州以治行第一陞通政壬寅鄭仁弘追論永慶事自
牛溪先生以下皆被誣罔公自任所編配豐川公在
謫六年無幾微見乎色旣蒙 宥叙爲淮陽府使厯
一期遭內艱公時年已五十而執喪彌謹後爲安州
牧使戶曹叅議仁弘又使其徒彈去之公自是退處
于國東門之外蘆原白沙李公恒福亦罷相郊居公
杖屨相從懽然若埴篔也時光海政亂凶徒勢張或

有以利害微撼公者公輦蹙曰人之榮悴自有分定
難容人力吾寧枯死不忍捨所守以合汚也丁巳克
賀三使朝 京公嚴束一行使不敢耽貨華人稱之
戊午遼薊爲建奴所破 王人毛文龍率遼民入居
我境之椴島公承 命轉粟以濟之 仁穆王后時
幽閉在西宮矣公自西歸以分承旨常直守不勝悲
憤隱痛常掩泣不能已每遞直則直歸蘆原唯以力
田訓子爲事光海特以公爲龍川府使府在龍灣上
與毛營聲勢相接建奴一日直擣府城意在毛營矣
公新到無備又當夜倉卒乃草 啓報知于 朝募
得死士五百人爲死戰計且令別將設伏麟山以要

歸路會賊從黃土嶺撤還公鳴金追躡盡得其所棄
牛馬噐機毛將遺帖稱賀公時爲政未久而府人愛
戴賊將初至求公不得則執軍民拔劍擬頸脅問公
所在而相與抵諱終始不言不然則危矣翌年遞歸
府之農民學徒武士各立石以頌之時彝倫斁塞公
不樂於京輦遂歸南原爲終老計癸亥 仁祖卽位
卽拜承旨兵曹叅議旣赴 闕則朝議以公舊得毛
將權特加嘉善階差毛儼毛將始未知 真主反正
及見公羣疑洞釋毛將亟以實狀馳奏 天朝 聖
上封典之完實有賴焉公始以知樞來有 旨攝工
曹判書因 賜貂綵以褒之關西缺方伯廷議以爲

西任無出公右者遂仍以授之 命除朝辭甲子副
元帥李适與巡邊使韓明璉叛直向京城公時在鐵
山卽率手下兵校追躡之且令諸邑守宰各率所部
來會又草檄諭賊以逆順賊衆氣沮逃散者甚多元
帥張晚勸公毋前且留本道以鎮人心公不聽策馬
先驅至黃州則賊勢益張又官軍所在奔敗公灑泣
誓衆將決死一戰會有 旨令還本道公不得已以
兵屬元帥退還平壤戮殺賊孥之在界內者俄有東
來說甚惡公會僚屬曰吾儕今日只有一死以樹臣
節而已然毛將將十萬師在我境若效秦庭之哭幸
而見哀則賊首可梟大讐可雪不成而死未晚也叅

佐莫有應者公遂慨然馳赴毛營到順安聞三賊就
滅遂止以勞進嘉義秩滿還朝 上賜對勞問廷議
欲仍授前任公辭以老病乃貳度支兼摠管忽有邊
報毛兵將動 上使公往察其情形公聞 命卽行
了無怖色既至毛將懼迎款語危疑遂定丁卯建奴
東搶 上幸江都特留公船粟于 行在公倉卒受
命奔走竭力時虛警數起而公堅坐不動有一郎官
捐官米買船逃去後被重究意公發其事銜之次骨
而其人甚有權力故公坐枳仕道然公未嘗爲和解
取容之計虜使至 行在 上勉副要盟公以雲劍
入 侍退謂其子曰今日 主辱至此生不如死因

涕泣如雨事定復往毛營以銷疑阻之端 上嘉其
盡心周旋又 賜廐馬慰寵之由禮曹叅判求外尹
全州蓋公自以受 國厚恩在內只隨行逐隊而已
故欲自效於吏事也公爲治不以衰老而少倦 御
史復啓未幾因事罷遞叙拜中樞叅貳禮兵曹再爲
大司諫歷漢城左右尹爲大司憲公感激 知遇在
兩司舉劾不避權貴亦不饒所親公議倚以爲重乙
亥公年滿八十用 筵臣請陞秩資憲拜工曹判書
叅耆英會冬 中殿上賓公陪進 梓宮匠事有欠
闕對吏因罷遞丙子虜騎狎至公陪 廟社主先往
江都 大駕自京城南門回 躡入南漢城公至江

都凡四十日而城破公退自 廟社入空廠以袴緊
自縊賊又從後射之長男垆時把守津口尋尸以歸
以其年四月葬于揚州佛巖西麓之先兆夫人李氏
籍慶州判官愷胤之女凡三男其二夭垆登第爲叅
判側出堪培堪生員女適生員李安邦叅判生志遠
直長志遜進士女適正申澆內外曾玄摠若干人公
天性寬和而內實剛介待物甚恕而持己則嚴少時
貧無以養遂勤學以立揚則祿不逮親矣公常痛恨
之思以有施于同氣與弟叅知尚伋同居共爨未嘗
分異叅知公旣顯則爲築室于傍朝夕相對宗族雖
疎遠苟賢則汲引成就之其貧者則撫恤如不及故

所在親族皆家歸焉立朝五十年清白一節終始無玷不喜紛華每遇酒場喧譁處則必逡巡引避當事不擇利害爲趨捨計當廢朝時威武以驅之爵祿以誘之雖自謂矯矯者無不失脚而公不懼不往能保其素守不如是安能終就此大節哉取其 王人之羈旅者末也頗爲西氓疾雖薦紳之士無不應且憎而公以爲 天子吏也以誠以信終始不渝故 王人亦相敬服每過龍川見公碑版必下馬焉公之萬折必東之心蓋自平素而然矣然則倉卒殉節非出於一朝之慷慨者明矣嗚呼尤可尚也余早蒙公知獎仰服醇德久矣丙子夏虜人僭帝 朝廷舉義斥

絕虜使遁還中外洵懼余拜公於江舍公歎曰吾老且無官非不知遠去而時事至此臣子有見危授命之義矣以故徘徊郊垌而不忍去也余又竊歎公睠戀 王室之忠也今者叅判公猥託以墓碑之文嗚呼余義不敢辭略叙顛末而不敢以一言贅者公自不朽故也銘曰

猗歟忠肅質醇氣麗其執則剛古人有言以絮裹鐵公是宜當 宣祖播遷公時眇然感憤慨慷求對敷言捐國內附此筭非長宜撫我民宜募我兵以復我疆廢朝讐 母公直 西宮屢泚其眚西方有事龍灣最棘公任保障 王人寄我勢成唇齒虜背如芒

潛師來襲乘我不戒軍士勸勦良爲公死公授以略
以追其亡 聖主改玉公伯于西仁風扇馘逆豎披
猖我奮其忠或顛或僵 上眷其拳處以亞卿 寵
異尋常丁卯之春 國有深耻枝血以裳 王人疑
怒公往敷誠孤脫其張乃紆 隆恩曰有奔奏晉錫
之康屢長兩司不憚權貴挈持維綱遂躋正卿以領
起部勞猶未償丙丁大艱 宗社西遷人謂金湯人
謀不臧一朝淪陷衆驅如羊公入自外哭于 廟社
聲徹穹蒼遂捐其軀義就仁成天賦不爽皎爲日星
潔爲霜雪在古誰亢 聖朝旌閭邦人立祠巨扁煌
煌世教以明大防以賴不顯其光後承伐石我作銘

章昭眎茫茫

豐川府使贈兵曹叅判朴公神道碑

我 孝宗大王某年月日禮曹判書李公厚源啓曰
蓋當甲子逆适之變豐川府使臣朴榮臣以孤軍羸
卒禦賊于平山之岐灘諸將望賊先遁猪灘守將亦
走匿巖穴間榮臣獨受大敵如山壓卵官軍爲其所
擠皆入江水榮臣獨倚岸射賊賊死不可勝數及矢
盡弓折遂爲所擒适素知榮臣勇力喜其生得誘與
同事其說萬端榮臣輒瞋目罵曰何不速殺我我終
不爲汝用适猶不加害賊將李守白曰此人著節昏
朝素號剛直終不爲吾用不殺恐有後悔遂拔劍擊

之比死罵不絕口雖賊衆莫不義而壯之其時死事
之臣如李重老某某家皆蒙 褒異之典榮臣當初
雖 贈叅議官而其賞未塞請加旌表 上下其事
時大臣某某皆曰該曹啓是請如其章 上允之遂
以忠臣刻棹楔揭於其門而加 贈兵曹叅判公字
仁輔密陽人密陽之朴出自新羅考宗男登武科爲
兵曹叅議承政院承旨卒 贈叅判祖虎副司果叅
判公娶郡守李世俊女生公於 萬曆戊寅十二月
三日外順內剛自少有不可奪之節親病嘗斷指進
血雄勇與金將軍應河相埒登乙巳武舉由宣傳官
出監熊川縣時當寇亂之後盡心勞來間里完復道

臣褒聞光海朝仕路賄成公每咄嗟而若况焉及
母后幽閉常大言扼腕不復忌諱時賊臣韓希吉之
子認得郡辭朝其徒會餞而邀公公辭以無馬則又
送馬固請公不得已赴之時大君議 母后所誕也
光海欲囚殺於海島以賊臣鄭抗等守島認等爭言
其得人公奮言曰爲此不忍爲之事其如後史何認
等言於爾瞻告于光海竄公于渭原姦黨又言朴某
壯士也今處近虜邊城恐其生變遂移珎島人皆代
怖而公十年炎瘴恬然自適癸亥 仁廟反正公誤
聞光海殺死痛泣不已人或笑之公曰昔嘗臣事安
得不然聞者義之以五衛將 召還尋拜慶源府使

上疏曰臣父某嘗錄光海時扈從勲臣之資級亦因此而得今父勲既罷則臣亦當還資級且臣與老十年相離今不忍旋復遠離西日已迫願得終養上使授近邑得淮陽上猶以爲遠故得拜豐川豐海邑日以鱗介爲養及迺兵衝突莫有嬰其鋒者又道臣蒼黃失措不以公分隸戰陣公往見道臣慷慨揮涕願得效死道臣使守歧灘旣而道臣欲與同守山城促還甚急蓋知公忠勇可仗也公以爲棄灘不守使賊直向京城義不敢出不聽翌朝竟得殉節是二月初六日也四月十八日葬于揚州治東馬山洞先兆迺自歧灘直入京城爲官軍所敗守白斬之以

獻 朝廷貸守白死公四子之屏之垣之蕃之墉與李重老之子文雄文偉等誓不共天某年竟斬守白以報讐 上略施擅殺之罰公配李氏廣南君光岳女遁村先生集之後灘叟先生延慶之孫男長官奉事次僉使次縣令季兵使女壻郡守李文柱側出之閩孫男燧燿燿煥奉事出一女爲邊聖佑妻燿爲僉使後炫縣令出三女爲金世聲姜碩龜黃璐妻之墉一女爲李綸妻郡守男詡翩翩武科五女爲監司黃儁耆縣監沈若溟縣監李鼎基進士趙奎祥別坐黃信龜妻之閩有一男曰燦內外曾玄若干蓋惟仁義之心根於天性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

臣凡在人類之中者孰無是心夫有是心故所在致死之道自不能已矣然利害死生之際其不隕穫顧慮失其當然之則者鮮矣惟公自光海朝不懾於凶焰毒螫直言慷慨卒投炎瘴之地十年幽囚困阨備至而不悔不挫以至 真主御世又辭尊居卑以盡反哺之誠及夫大賊射天 君父蒙塵則又不勝其忠憤不計衆寡奮發直前以至身糜首碎而勇氣彌厲遂全其天賦之性此非知之明守之固安能及此哉然亦豈非 祖宗化育栽培之功哉 朝家崇報之典初甚鹵莽幸而賢卿 聖主褒顯增崇以爲世教之重公之榮耀又將與山岳齊並矣且其諸子克

類奮不顧身手刃讐賊孝義炳然公真有子矣 聖祖之屈法伸義亦豈非風化之大助也長孫燧勇健骯髒不墜家聲云銘曰

林哉朴公天賦之懿在家而孝親瘡割指昏朝正言忤姦投畀十年海島九死不惴 聖主改玉亟膺召致佩符西陲猝值大亂衆潰如川或如烏竄公賈其勇一死是辦捨生取義身毀仁成彼髯婦徒能不顏駢陣雲朝結灘聲夜咽寔公餘憤鬱以不洩山岳斯屹江流不絕惟公壯節與之無極

石灘李公神道碑

石忠先生李公諱慎儀字景則全義人蓋當光海朝

姦臣執命幽廢 母后天理數絕時則有若李文忠
恒福鄭大諫弘翼金大憲德誠諸公犯斧鉞極言無
諱流竄荒裔九死而不悔以扶植人紀 國家賴以
不亡其功可謂盛矣若石灘李公以蔭調仕於朝在
諸公中官最冗顧念受 恩兩朝分義至重今者人
倫晦蝕 宗社垂亡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敢愛
惜身命以負致身之聖訓遂奮筆獻議凡四百餘言
大略發明天理人心之所同然而願主上體大舜之
心行大舜之道則天人喜悅此實 國家生民之福
也時子弟親戚涕泣更諫願爲百口計公怫然曰豈
可負吾所學而自就不灘之地乎於是兇徒李國光

河仁俊閔藻等交章請置重辟翌年戊午三司合啓
請遠竄光海主猶以爲輕怒責言者遂安置而柎棘
于會寧蓋極北絕塞也公怡然就道是秋有北虜警
公謂問者曰虜若薄城與其坐而受縛不如出而乘
障殺賊報國賊退則還入圍籬中矣然亦須待朝命
也已而邊遽日急悉移罪人于南徼公移興陽久後
柎棘朽破無復痕跡而公足不踰界限癸亥反正
大妃復位羣兇伏法 仁祖大王擢公爲刑曹叅議
未幾特加嘉善拜判決事兼 經筵特進官嘗進言
曰當此 更化之日所急者收用賢才慰悅民心伏
願以古昔聖王爲法以臻至治也無何引年乞致仕

不許有忌公者謀除公外職銓長不冑曰此人一世
名儒人望所屬又方出入 經席外補非所宜也竟
出爲光州牧使甲子逆适反 大駕南巡公病不能
從戎遂遞乙丑復爲判決事丙寅陞刑曹叅判丁卯
虜入寇 上幸江都公扈 駕渡江疾甚留仁川轉
至水原七月十六日歿于馬井里寓舍得年七十七
九月葬于高陽元堂里巽向之原己巳 上遣官致
祭公鼻祖曰高麗太師棹其後爲東方大姓高祖宏
植縣監曾祖益禧副正祖侃有文而早世考元孫叅
議知製 教妣李氏 恭靖大王玄孫自縣監以下
皆 贈顯官配李氏籍慶州承訓郎應龍女溫雅閑

靜宗族稱之先公歿而祔焉男貞吉宣務郎安吉監
役女壻洪燦朴昱皆無育側出男曰俊吉宣務子護
韶輕女適水使趙猷監役一子二女護生雲搏韶生
雲櫛雲梓輕生雲栢雲植雲楹雲樞今 上甲子贈
公吏曹判書謚文貞公四歲而孤十歲而母夫人又
沒執喪能不違禮敬事伯兄撫愛穉弟甫成童篤好
經書通曉奧義稍長聞閔杏村純學有淵源樞衣受
業餘二十年嚴立課程刻厲工夫以心經近思錄爲
入學路逕持己則以居處恭執事敬整容儀察辭氣
爲要故其平居儼然端莊出入起居動必中節嘗構
書室於高陽石灘雜植松卉游泳其間仍以自號焉

人或勉以舉業則必輦感曰早失怙恃雖或登科誰
爲榮也 朝廷以六行選士諸議以爲李某篤志力
行卓然有守之人也今若除目太重必不能安故再
除叅奉職猶皆不就杏村曰君世祿臣也不可不一
謝 恩命遂黽勉應薦例遷奉事以微事對簿壬辰
倭奴入寇 駕幸龍灣八路殘破公收聚鄉兵三百
餘人勦賊有功 行朝拜直長倡義使金千鎰馳啓
其誠節陞主簿 大駕還都遷工刑曹佐郎時稷山
有潢池警特以公爲縣監以鎮之甲午錄討倭功拜
軍資監僉正仍陞本監正使涖縣如故觀察使李公
廷馨稟聞其治績會李夢鶴反逆連陷州郡勢成土

崩公聞之約鄰郡領兵八千會兵使于溫陽軍聲遂
振俄而賊敗潰丁酉倭奴再逞 天將解總兵生敗
績自南原移駐稷山與賊交鋒時一境空虛公只率
一官奴接待 天兵事無闕遺監司金信元尹敬立
前後稟啓天將亦以接待之誠陳於 上以故特加
二資公解歸纔五六日大臣責該曹不卽用公自是
爲古阜郡守平市令槐山郡守廣州牧使南原府使
洪安海三州牧使或辭遞或未赴或未久而遞十六
年間相繼褒 啓者御史李好義金鼎一成晉善崔
起南李棫監司柳根崔東立尹暄或言其清慎慈祥
或言其秋毫不犯或言其吏畏民懷或言其持身廉

謹使民便易蓋衆善俱歸而 賞典隨下矣甲寅入
爲僉樞辭病家食蓋其時姦臣煽禍 母后家夷滅
殆盡而越五年戊午則公北遷歲也公氣宇俊偉器
度恢弘律已清素處事精明常心遊物表冲澹無累
仕宦非素志也及從事儒賢惟以反躬務實爲本當
明廟喪年十六歎曰吾早孤不得執親之喪天地間
一罪人也君親一體今可自盡於方喪遂居戚以情
平居溫然不露聲色而至臨事處義則有確然不可
奪之操文元公金先生最相親愛每稱其師友淵源
之正雖其所施只見於民社之間而終能以一身任
綱常之重遂與李文忠諸賢同條而共貫以垂世教

於無窮則抑可謂小屈而大伸矣余先君子睡翁公
諱甲祚同時樹節余每追念當時事未嘗不太息流
涕今於公墓道文字極知神思衰落不足以形容萬
一而顧念今日世道大變節義風聲顯被沮抑正如
嚴冬盛寒陽道眇綿如公所立尤不可以不著故略
叙如右云銘曰

氣質用小學問功大嗟惟石灘志豪勇邁早自得師
讀聖賢書良彝物則服習無餘逢時肩極取捨熊魚
人皆怯怯公獨如如北漠南荒若劉銀山天日重明
登後誅姦拔自幽囚鳳儀朝端陳謨 上前帝王之
則時方嚮用奄罹日昃元堂之里鬱然宰木有來千

秋行者必式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

崇禎皇帝九年丙子故大司憲金公諱德誠字景華年七十五以十二月初十日卒後二十七年其子修撰高孫獻納禹錫以墓碑之文見屬嗚呼世道衰微正氣亡矣闡揚遺烈以相茲役顧懼不獲其何敢辭謹按公商人遠祖需以甫尹相麗氏有名其後鎰官贊成事錄左代言代言三子曰得培得齊先致皆以儒爲將世稱三元帥其季封洛城君葬在尚州開元洞洛城生護軍承富其配全州柳氏旣寡從一子自尚移白川柳氏墓今在白之花山原世仍不振公

兄弟旣貴追 贈曾祖諱衡通禮祖諱長琇承旨考諱洪吏曹叅判叅判公有弟曰監察君澤以文章名世 明廟乙巳士禍甚酷雖嘗以貴育自許者莫敢以爲言君首以布衣獨上昭雪之疏物論偉之自是士類略吐口氣登第被玉堂選未及顯用而沒公與伯氏德謙從而受學焉公自以早孤益自力於文藝年二十六發解三場或居上游翌年成進士又翌年擢大科大爲故李文忠公恒福所知壬辰倭寇深公奉母夫人避兵海西地仍往說李公廷菴城守延安公主餽餼爲從事後李公大慶城外賊以得僞公時以母夫人遺癘奔救在海州故不得與焉入 行朝

拜禮工曹佐郎兼備局郎已而用薦爲查功都廳公以正不阿絕不有顏面一時交口稱之自宣川郡守入爲戶曹正郎以大臣言差受分曹事專給天兵于江華事竣由直講拜清風郡守既遞爲諸司正又爲端川郡守及爲成川則朝廷特爲公破舊格使奉母夫人以徃以事數月而罷既叙復正諸司或爲僉正未幾除長湍府使直指使褒其清白 上嘉賜品服焉李文忠公爲體使爲言安州 國家重地方今事務尤急金某公廉勤敏舉朝無比雖方擬清選姑可使之公時纔自直講移司藝遂自司藝而出直指使又以治行第一上聞既歸丁憂喪除除輸城察訪人

或勸以辭疾無徃公曰親在連典善地榮養極矣今日始授遠惡圖免便私是無義也明年丁巳內遷以軍資監移正軍器寺則光海將廢 母妃下朝廷以議矣李文忠公鄭公弘翼極言不可據經證禮大義炳然公曰二公之言卽吾意也吾不必疊床也遂書紙以進曰臣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公遂與二公者安置極邊公初配南海以非絕塞卽移明川又以其稍近內地徙置穩城已而虜警起北邊兇黨諉以罪人將與虜通遂自穩城南遷之泗川越五年癸亥卽 仁祖大王之元年也 母妃復位彝倫再明公首膺 新命爲執義以親嫌避遞 上

特命還拜已而超陞通政歷禮兵刑工四曹叅議承
政院承旨嘗奉 命西儼 王人畢使而還時 上
命給大主屋材以增其第又 命復金公諒官資公
諒自 宣廟朝倚託椒房甚張威福公在政院皆格
不奉行又言慶德宮奢麗無度廢朝所以亡者不宜
卽安其樂也 上始焉嘉納後漸不能堪嚴旨以責
久後鄭公曄訟公於 上曰孤忠直節一言忤 旨
旣四閱歲始拜吏曹叅議副提學大司諫先是公爲
大司成講廟甚勤每朔望焚香必齋宿館下諸生亦
不敢後其斷斷之習亦少變焉養士之財舊爲姦猾
隱沒公一皆收整又儒巾曾附廢母之議者復各貢

緣蹊徑漸齒青衿公上疏以爲如此則淑慝無辨矣
上嘉獎焉丁卯有虜寇公爲號召使事定出守驪州
時虜使至時議將待以待 詔使者公移至州公請
辭有蹈海之語遂投綬以歸復由西樞除春川府使
未久亦自免乙亥 惠穆兩陵壞適與 元廟祔禮
相值公上疏請退行祔禮丙子大臣承 命論薦朝
臣之清白者以公及清陰金文正數公者應 命特
加公嘉善拜大司憲公力辭而 上眷愈隆然未幾
公已病矣公性至孝母夫人年旣高則未嘗解衣而
寢一夜承候不止八九至奉養凡百身不自執則心
不能安及喪依禮返哭而與伯氏相替守墓年至七

十猶不廢哀省子弟賀生朝則止之曰孤露之餘只增悲感爾同氣之間弟友甚篤伯氏者艾事之一如溫公之於伯康沒而未葬身不離殯側子弟交諫皆揮退不聽長姊亡亦素食以盡月數館畜廢孤恩義備至尤謹於方喪不有命則不肉既七十而猶然也歷典七邑其人皆服其水槩必篆石以頌之所至必徐究利病而因革之未嘗輒變故初故不擾而弊祛將歸不以一物自隨家人或以爲言則輒怒叱之以故平生衣不過狗裘食不過菜羹所居頽弊凝塵滿室亦不掃去曰身心上糞穢尚多矣常曰人血氣既衰則例變素守前後若兩人者多矣又人以微細

而不謹則終成大累故吾於晚節愈不敢放過也廢朝盛治官室人爭取雇利公獨不肯曰寧飢死何忍以此自營其被謫也跋報南北至於三次兇黨實故以試命而公氣益堅悍無少挫沮其移配也金吾郎遽至人以爲有後命奴僕號泣公夷然自治作伯氏書與訣進食如常泗川時家屬隨至公不許相近曰棘籬亦王獄也豈可與妻子同處逮其遭遇聖明益勵忠節雖屢忤上意上亦嘗以立節昏朝扶植綱常褒獎之遇事必據經義言輒有物當惠穆二陵之變率皆掩諱遷就恐妨祔禮雖前日所謂名公猶且同聲和附公慨然以爲防墓雨崩孔子泫然

流涕新宮火而三日哭則春秋美其得禮今茲二
陵之壞借曰因雨亦當哭泣之不暇先王安鬼之
宮未及修復而奉神之廟登歌舞佾其可安於孝
思乎始虜人之僭號來脅也廷議不知所出公又上
疏言天王未命之號鄰國稱之則春秋討之以黨惡
今我書稱彼國號已犯春秋之義矣蠹茲蛇豕食我
皇土黃屋左纛不可共一天也今絕爲夏不絕則爲
夷夷夏之分只在一着也宣祖大王畏天事大定
志養氣及其塞乎天地則中國如一家四境如一
身終至天兵建瓴克復邦家伏願殿下立至
大至剛之表以爲百官萬民之倡則自反皆縮千萬

人吾往矣嗚呼公之正氣可謂上磨蒼穹而不沫矣
蓋於昏朝立懂自守者多矣逮及明時能不變塞
者亦有之矣至其大敵傍徨亡在朝夕則無不愕眙
悔其前日之言而公終始如一至死彌厲亞聖所謂
不能移而淫而屈者公庶幾焉不有持養之功烏能
與此哉公每論古人爲學之要必以主敬爲本故有
不欺之實堅定之力嘗於獨處遇魯男之事而能守
倉卒值涪舟之危而不懼其操持於內者如此則其
見於事爲者無恠其正大光明卓然而不可及也公
疾革屏婦人東首獨語曰國事無可爲者欲草遺
疏而不能只戒子弟以治心愛物之道旣沒四日而

虜騎已薄西郊家人舁機藁葬于西江時虜人蟻屯累月新舊冢墓無不被拍而獨公柩得免人以爲忠義之報歲庚子再遷兆宅窆于積城治南郡芳谷午向之原始 上聞公訃悼甚後追賜賻祭之禮以子從勲 贈吏曹判書 孝宗大王朝筵臣建白金某尚無受名將無以勸忠遂 賜謚忠貞夫人慶州李氏別提元誠女公處家居官夫人助其廉孝媳德五十年終始無所違長男卽修撰娶延平府院君李貴女生獻納及女三人士人安斗極直長李曾賢士人沈思亮其壻也次男嚮縣令娶判官柳思瓌女生男圭錫命錫二女適士人鄭洛成重五內外曾玄若子

人公平生喜看宋朝諸賢事故公之所行多從此出來其麤糲短褐師范忠宣萬馬並驟而能駐足效王左承甘與師友同其死生慕尹舍人七年南北志氣不衰不懾後命進食自如一符於劉忠定此則皆公之自爲而至於衣履之藏無恙於寇戎之叢者又不異於范唐鑒豈公又能於天者耶世之讀宋人言行者多矣徒讀而不能行或行而不以誠故不能彷彿於萬一若公者可謂能讀而能行矣其爲 聖朝之名臣也宜哉銘曰

金世商顏中間幾微由公叔父旣極復飛飛不盡翰繫天不定公從受學乃文乃行乃籍文譜內外俱宜

不爲趨捨于險于夷時當昏亂曰 母可讐有我同
德旣告我猷旣曰同之罪豈殊科奸兇顛斷卒涕
沱虐雪瘴烟旣南旋北鐵肝石腸髭髮猶昔及際
昌辰旌召斯亟公來自南爛如儀鳳一馬徐遲萬人
環擁在昏猶犯矧我堯天匪躬蹇蹇無黨平平庶竭
深誠臣 主俱榮 主豈不聖事有難平雨壞 先
陵樂奏 清廟公歎曰咨盍稽於古防墓之崩孔聖
斯泣宣宮之火三日曾哭公以此言在庭咸忍俄有
大敵要我難從小大鬼褫勢成旋蓬公奮曰唉茲又
可許地義天經疇可首鼠荆楚僭王東曾與盟聖人
是耻諱不書經公說此義大法克明我則旣言則就

于冥靖康危辱不累元城始終名節愈潔愈貞豈公
正直神保是聽我觀其世其世多賢雖則多賢莫與
公肩惟公與歸惟宋之良我篆所碑用示無彊

錦山君神道碑

康靖大王第九子益陽君諱懷生荒壤正諱壽麟其
子曰青原都正諱侃娶光州金氏其考郡守麟士以
隆慶四年生公諱誠胤字景實年十五例授錦山守
二十三值倭奴之亂青原泣曰 王室在難 主上播
越吾以宗臣病不得從衛汝二子行矣公退謂其兄
曰大人有疾兄弟不可俱往我只應單行遂泣辭追
及 上於西郊翌日路上聞 廟社主埋安路次公

駐馬痛哭曰吾將叩馬爭之不得則退守埋安處死
不忍去也 國家當與存亡豈有獨以國遷之理乎
同列或止之至有大恃者公聲益厲大臣聞知之使
謝公以公意啓 上上瞿然亟遣重臣還奉 二主
及宗器以行俄而光海以世子奉 廟社分朝特除
公宣傳官以自從記前事也賊急復因公力爭 廟
社終免遺置時公年甚少其辨義守正如此已而聞
青原病劇辭退遇賊幾見獲既尋到父母所在則青
原已歿草殯山中而母兄避賊遠去矣賊退始得返
葬 宣廟賓天公守 魂殿因陞都正光海錄分朝
扈從功封公爲二品君未幾光海政亂信任賊臣既

殺同氣及國舅 母后將朝夕廢矣公痛念家國必
亡率同志宗班十八人上疏言爾瞻奸回邪毒黨與
已成太阿倒持 宗國將覆恐有王莽之禍光海怒
甚三司並請重究光海知公實主其論而文與筆皆
出公手故竄黜疏頭龜川君晬而公則安置南海加
梛棘餘皆削職公自在京席藁涕泣者已累月至是
憂憤疾益甚以 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年
五十一而歿道臣狀聞命復官爵官庀終事越三年
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特遣禮官致祭官其子朝議
以公勲名係昏朝恩追禡之後完平李公元翼以公
倉卒功在 廟社非干廢朝事 上命復之有司難

於別立勲名欲附靖 社而議久不決竟至沉 命
上猶念公不已其所受田結奴婢則特 命仍給復
加嘉德階今 上戊申用筵臣言加 贈興祿謚忠
貞公自少喜讀書其詩文清切筆法慕鍾王又射藝
絕人雖屬尊親懿而淡若儒素事親能盡其孝事兄
如事其父狗馬琴棊不入於心嘗自號梅窗又號互
棄一時文學清名之士皆樂與相友不以貴游爲嫌
王子埭縱悖無度慕公義欲與相見公固謝之及埭
敗死喫其呷湯者皆及焉人愈服公明哲也柳希奮
光海妃兄而亦公夫人從兄也公素醜其貪黷及其
讒殺權石洲鞞也遂不相見嘗愛許筠文才相與友

善後惡其所行謝絕尤甚筠銜之入骨當公被謫也
作謗訕詩書於湖堂壁間因囚其守者而誘之曰汝
證其爲錦山君則生矣守者曰寧死不忍竟至杖死
南海自古未嘗有雷霆一夕忽大雷電天地晦暝公
所處棘籬輒洞開其鎖鍵亦倒公豈所謂所能者天
而所不能者人者耶壬辰公衝賊尋青原公猝遇賊
投水浪沫翻湧公遂漂浮得出竄身巖谷所棄馬自
能尋公而至竟賴其壯拯其事亦異也夫人柳氏都
正德新女寬溫沈密喜愠不形後公卅六年年八十
五而沒而祔焉墓在交河長命山先兆後甲向之原
子庭芳司議娶監察宋廷祚女生男敏政生員今爲

懷德縣監敏思進士敏相早夭女婿郡守丁時傑金
自珎柳軫縣監生泰龜徵龜三龜時龜餘幼正言昌
燾徽燾文燾郡守出二男一女一男三女金柳出竊
念爾瞻之時刀鋸鼎鑊以待異議少拂其意者家立
碎公當是時知有 國而不知有家知 宗社之有
存亡而不知一身之有生死忠誠奮發敢言不顧卒
死於荒裔可勝痛哉竊惟聖門論仁雖以文子子文
之清忠猶不得與焉而獨許殷父師三人者以至誠
惻怛不拂乎愛之理也公欲存 宗祀而以死諫卒
以囚辱而不悔焉公可謂庶幾焉及其天地重新
褒典亟行光于典冊垂休罔倦此又可爲爲善者勸

嗚呼盛哉銘曰

惟帝降衷惟義與仁仁主父子義則君臣林林盡然
矧惟麟趾而生貴者惟肥刺齒公則不然學以委己
脫衣購書書籍滿架於斯咀嚼豈無得者既得於斯
是爲干櫓方當寇亂公時甚少感泣辭親執勒從趨
禮官於道瘞 廟社主公哭死爭還奉以走賞戮有
所基命寔宥光海之世奸臣執命倫常數絕 邦命
將竟公與宗盟思粵自靖孰出孰狂我則諫死遂奮
其筆肝血在紙凜若秋霜奸回骨寒嶺海千里萬死
艱關上帝憑怒風雷震激梲棘排蕩鎖鑰倒植衆勝
盖久雖定何益舍鵬幾止壁蝸難覩憂憤四載沉沉

二豎竟以柩歸氣于上蒼 聖主改玉 宗祧重光
羣兇駢戮衆賢用章江離沉芷悉送遷客公獨不見
冤恨曷掬追 恩揭厲哀榮旋極名高岱岳事光
璿錄烝烝孝孫思顯遺蹟琢辭泉道萬世無泐

白石洪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應天御極誅除姦兇進用賢俊首以生員
洪公爲昌寧縣監公病辭又以爲通津鎮川卒至六
卿逮于 孝廟注意彌隆起廢于野意將大用竟卒
于丙申四月二十一日將卒自爲銘曰東海有一老
翁名茂績字勉叔洪其姓白石其號也不文不武遭
逢 聖世感激知遇有懷必達夷險一節至死不變

苟有利於國家則若湍水之赴深壑見無禮於其君
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貳公之班不爲不貴八袞之年
不爲不壽乘化而盡吾心安矣是雖公自道者而論
者以爲庶幾焉蓋公當偉卿訥造等倡爲廢 母之
論率諸生極言其不可仍勉以大舜事遂竄巨濟之
海島至癸亥蓋九年矣時民新自膏火中出來公莅
邑盡心撫摩疲氓大悅己巳遭制壬申由戶曹拜司
憲府持平辭遞爲寧越郡守不赴後赴金堤卽歸甲
戌疏論追崇禮仍戒曰二世以獨斷而亡後 上有
未安之教連辭 除命家食于鄉里丙子虜變自長
湍赴亂路梗不得進 行在從元帥幕元帥使主鐔

于嶺南行至安東聞虜退還京師丁丑暫爲公州牧
使入爲司憲府掌令間爲諸司正己卯秋受命廉
問于海西時主知人望漸重公亦以時事自任嘗
上累千言疏大抵以自強雪耻爲主復爲掌令論金
自點沈器遠之罪辛巳特除司諫院司諫曰表其
正直已復特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壬午例至右承旨
遷刑曹叅議又特陞兵曹叅判時杞平君俞伯曾
論昇平府院君金塗臺諫李晚榮又論杞平父子之
變互相是非公上疏言之上賜虎皮嘉獎焉癸未
拜大司憲黃翼爲將官私役軍兵公啓請梟示翼
是沈器遠耳目也公因論器遠貪饕無行狀僚議相

左 上亦以相臣故不用公言甲申奉命使瀋陽
時彼中方有咆嘯言人皆爲公危之朝議將啓遞
公勿遣公曰不避險人臣分義也上疏請行上義
而許之既至與上使白江李公敬輿被拘留已先遣
公還公盡以行橐資質館羈困清陰文正公先在雪
窖與白江公皆贈詩以送公還渡浪江以所乘駿馬
換百金送資白江公瀋陽時公謂白江公曰沈器遠
有無君之心及使還器遠已以逆伏誅矣復拜大司
憲論事益不阿乙酉虜人急責米十萬斛曰失期則
任事者當死 朝廷以公差遣蓋以多怨於人也丙
戌由同知義禁府事爲大司憲值姜獄起公啓姜

可廢而不可殺必欲殺姜先殺臣大忤 上意竄旌
義丁亥移南海掌令李應著上疏曰 殿下嘗比洪
某於汲黯魏徵矣今以不忠罪之一人之身前後豈
異應著亦坐謫遠地公又移甲山時喉司出納多不
允 上亟思公未幾量移洪川己丑五月 仁廟上
賓 孝廟命放歸田里庚寅春 國有大喝中外洵
洵公不敢退在鄉里遂自長湍入城由西樞揔管移
漢城府右尹又拜大司憲邊士紀以金自點腹心爲
水原府使水原實重兵所在公甚憂之 啓曰昔狄
青以樞密在朝人皆稱賢而歐陽脩請罷曰唐之朱
泚本非叛者倉卒爲下所迫自古爲亂者未必皆其

本心直由積漸以至蹉跌矣臣年老易惑不能無過
慮至以無形跡人所不敢言者上瀆 聰明下觸大
臣之怒然安知過慮必不是深計也不幸有萬一之
變勿謂老臣不言也及自點謀叛事覺士紀果預謀
狼藉人始服公先見之明獄畢 特超二資拜工曹
判書公辭曰臣之妄言雖有所驗不過偶然也 御
批卿之先見智也蹇蹇忠也壬辰拜右叅贊癸巳又
拜大司憲并遞自是政府西壁有闕公名未嘗不在
其中再爲刑曹判書有疑獄端緒甚巧公一訊卽決
人稱神明丙申以年八袞陞正憲而終計聞 上驚
悼隱卒之典有加焉公籍南陽其上世始來盖自中

國唐貞觀間遣五學士來教本國洪其一也入我
朝尤盛焉高祖某敦寧副正曾祖某僉知祖某 贈
左承旨考某正郎 贈舍人妣成氏其考節度使世
則也公出後伯父某公既貴 贈判書妣全義李氏
從 贈貞夫人公孝友絕倫同產妹病革氣絕公斫
指進血所後家財產頗饒以其奴婢五十口分與其
弟而同居一壻內朝夕怡愉奉養外王考外婦恩禮
備至以此推之則其所以事父母者可知已自幼豁
達喜施見寒者輒解衣與之無靳色 萬曆辛卯公
年十五矣倭酋秀吉弑君遣使來覘重峰趙先生上
疏請函使者首奏聞 天朝公聞而歆動於心委往

謁見重峰大奇之及其事君自任以謇諤知無不言
言必究極屢爲秋曹無一人抱寃立朝四十年計活
常乏屋墻壞漏而不加葺理所親厚如清陰白江谿
谷張公維澤堂李公植迷翁李公命俊其最也好讀
古人書至老不懈其 賜祭文有云剛方之性敏達
之識斯言盡之矣夫人光山金氏同知事元祿之女
也先卒而別葬于長湍華藏山負子之原公墓在長
湍白石洞負酉之原長男九疇次九淵季九韶孫女
適姜重璜者長房出適沈哲監司丁昌燾者次房出
季房出者二男萬及億也億文科持平出爲九淵後
實主公祀銘曰

堂堂白石剛方正直讀古人書亦有高識曩在昏朝
彝倫晦蝕公奮其筆河懸電激羣兇愕眙竄之海曲
拘幽九載 聖主改玉天日重明賢登奸磔試公郡
邑民歌惠澤 聖眷益隆置之臺閣鳴立朝端日有
啓沃 聖心毗倚官邪讐伏俄值變故行吟楚澤夫
豈漢文於賈終薄不待宣室亟思前席 召還稍遲
龍顏遽隔 嗣聖繼述徵庸斯亟塩梅有契疾病遽
革 聖朝驚悼善類傷盡槩其始卒宜在古昔氣岸
豪健風韻卓犖歲寒貞操劫火荆玉今也則亡九原
難作我作銘辭以示無極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

碑

昇平府院君金公神道碑

恭惟我 宣祖大王深惟 宗社貽燕以人不幸姦
臣愆憑時君擯棄不用而又戕盡同氣幽閉 母后
潛通戎虜得罪 天朝流毒百姓無辜籲天 宗國之
亡匪朝伊夕於是北渚金公諱塗字冠玉倡率忠義
之士翊戴 聖主一正彝倫再造興運識者曰大亂
之作氣數之消息天亦無奈何而天必生能弭是亂
之人以擬其後北渚公卽其人也哉公生於 隆慶
辛未八月周歲指網虫食蝶曰彼可惡也旣口食能

作文字見其句法者已知其不凡也稍長文名藉甚而輒於場屋却步焉廿一歲魁發解壬辰考議政公諱汝吻與申公砬戰沒於忠州翌年又喪母夫人朴氏有苦塊病鄭松江澈聞之以書爲勉其薑桂服闋宣廟覽公科作而曰多用兵家語豈知兵者耶其受知自此始蔭仕爲寢郎丙申闈大科自槐院從復讐將金公時獻經略湖嶺爲人所誣至削仕版湖西章甫前後訟寃繼又有諸大臣言如李鰲城恒福李漢陰德馨先後力辨久後始叙爲翰林說書注書而如玉堂南床則前時嘗以命削去而且鄭仁弘長憲府論罷公注書復入翰苑癸卯歷數官爲龍灣收稅

官人所鄙夷公恪勤奉職屏絕聲伎公餘讀書不輟復歷冗官爲全州判官實行府尹事事務治煩公談笑指揮案無留牘當上官日有一姦民潛隱投狀以試公後數月道遇一人曰此前日投狀者也其人果伏吏民驚服莫知其何以也監司以非理脅公公執不可遂罷歸州民立碑頌之戊申光海親鞫臨海獄公爲問事郎病免張公晚爲咸鏡監司鰲城爲體察使皆請爲佐自是朝議欲試公于邊圉公以體府命巡略關西多所設張被玉堂錄復爲司書庚戌再赴關西李爾瞻尹義州恃其權位不肯出迎公至城門責其無禮爾瞻不得已以軍禮迎送而恚恨焉光海

主欲追崇所生母公在玉堂爭論因又不悅者在要
津沮公銓郎仁弘詆斥李文元李文純不合文廟祀
太學生論削仁弘儒籍因致捲堂公與同僚亦空館
而出時仁弘方被寵幸遂革公職已而用體府薦陞
通政守江界甲寅還朝加嘉善丙辰朝 京師有舌
人劉智寧挾宮掖勢橫甚公重杖之以故復命日
被推勘戊午許筠謀起大獄盡除一番人公與諸名
流待命會筠以逆誅故事得已然公以不叅廢 母
廷請大爲姦黨所構時綱常數絕 國命綴旒公始
與申公子景禎出萬死爲 宗社計後與李延平貴
諸公合諸公推公爲盟主一日 仁祖大王親至公

第行客主禮公之稱 上用關張故事癸亥三月十
三日詣西宮奉 仁穆王后復位以 命廢光海主
立 仁廟卽位時公應機處變指顧立定以公爲兵
曹叅判兼金吾事數日陞拜判書兼藝文提學時諸
功臣皆帶從事官募兵捕逮頗擾閭里公請皆罷之
公又進賀曰內奴犯罪者自 上特命梟示夫家齊
則國可治矣又曰臣於甲寅年間還自江界百隸怠
慢一無統紀今日宜思整頓公以朋黨爲深憂務爲
協同之論則一番論議多有異同至有相激之端矣
時將遷光海于江華公啓曰水路險惡請由旱路安
行 上允之而曰 慈殿使各處廢妃於別島予不

忍爲毋寧受責於 慈殿公極力贊助夏加正憲兼
兩館大提學冬策爲元勳拜昇平府院君別職如故
義州公 贈領議政昏朝餘孽煽亂不已 上命公移
住 闕門外以自近甲子正月副元帥李适叛以內
應逮繫者三十餘諸議皆以爲宜速處斷領相李公
元翼謂右相申公欽曰吾老病不得請對公可與兵
判白決之 上卽許之時官軍禦迨到處不利公自
請視師 上爲置摠督軍門使節制元帥以下朝廷
以公出外爲非計遂寢 上南幸公常宿衛帳殿傍
側不敢斯須離賊平辭遞本兵移贊成乙丑春爲吏
曹判書欲祛朋黨通彼此以此朝論攜貳至於三學

士補外則訛公之言四起矣復有告變人諸勳宰將
其人欲就公究問公曰自可詣闕上 聞豈敢私鞫
於家復遞爲贊成九月元子入學公行博士事當師
席丙寅春還吏曹夏 詔使姜曰廣王夢尹來受
命西僊仍往見毛都督文龍於椴島毛久聞公名禮
遇極隆 詔使見公儀度甚相敬重常稱太宰所和
詩句必曰絕妙後因我使之朝 天問遺鄭重丁卯
虜變 上將幸江都完平爲體察使請公爲副公先
往經紀守備無闕旣還都都察八路軍兵使手下砲
手各引其類得數千人以屬御營其後丁丑金化之
戰得全勝者實賴此軍云又得數萬金以爲緩急用

公常言我國禦敵無如山城使從事李公景曾往審兩西修築要害處又招集兩西流民稱以衙兵給糧以活之後皆縱還本土又使屯田塞上歲收穀萬餘斛餉軍賑飢西民立碑頌德有教人投書謀害士類者以公爲首公不自安上章辭職未幾進拜右議政其體使文衡特命仍兼公八劄固辭只改文衡戊辰春柳孝立等謀逆事機甚急誅捕之際公功實多而公力辭策勳陞左議政有臺臣劾一守令意在於公公卽引入上罷其臺臣公累疏救解之金仙源尚容繼公掌銓亦以用捨忤於時議公入侍言之上將重究持論之人公又論救上不聽公以爲大

臣言不用則當去遂呈告然時議益不悅而李延平亦於筵中攻公甚力公只引咎乞免而不與較有金趙二家女由私逕入內公啓曰嬪御之選必以法家名族者所以重侍御嚴壺政而今此金趙之女旣非禮選則明是由曲逕而入也將來之憂豈特爲聖德之累哉蠱君心害國政未有甚於此者臣不暇遠引前代昏朝之事可爲今日龜鑑殿下欲尋亂亡之轍迹而莫之悟臣竊痛焉彼若無因緣之路則必不能自進其階吾君於非禮不正之地者果誰人乎論其罪狀固難容於誅殛伏願殿下亟斥兩家之女罪其媒進之人使一國臣民咸仰大聖人

改過不吝之盛心被 嚴旨引入 上遣承旨諭旨
甚有悔悟意 穆陵之遷皆欲遠求吉地公力排羣
言遷奉於 健元陵第二岡衆論咸服辛未三月
上召公及延平設小宴酒半 上顧世子大君曰汝
輩視此兩人如父兄也自癸亥以來私親崇奉之議
相持未決適有以 中朝宋戶部書歸示延平者延平
進御 上以問諸大臣公曰自初至今廷議皆以爲
不可凡事順乎天理合乎人情則異論何從而生乎
周平王太子早卒而桓王立當時去周公不遠而猶
不追崇此甚明證矣 上曰將奏請 天朝天朝不
許則予亦無憾矣公曰 天朝若以外國之事而泛

然許之則豈合於人心乎 上教政院曰大臣有與
李貴不和者終始排抑蓋李公主張甚力故云公卽
出江上辭遞六月金兵入清北 上一日再召公卽
出視事未幾復謝病辭祿癸酉二月復爲左相時公
所居有埋凶咀呪者 命移其第而自內優助役夫
糧饌蓋雖以議禮忤 旨而庇倚則不替矣甲戌秋
上欲躋祔私廟而以祧出 成廟爲未安議以爲世
室公將諫止子弟門人交謁更諫皆不聽其言視前
尤切而其論世室則有曰先儒有言有所爲而爲者
私也夫 中仁明宣寶 成廟之聖子神孫豈不念
成廟巍功盛烈可以百世不遷而皆莫之行到今有

所爲而爲之則其與宋徽宗之追號仁宗者不亦有公私之分乎臣恐非但元宗大王之靈不安於冥冥之中抑恐四聖之靈亦有所不安也上嚴旨遞職乙亥七月因風變諭旨甚懇公自江上惶恐入城丙子三月虜使來言汗已稱帝號且有難從之請羣情憤鬱館學請斬其使虜使懼而跳兵端已迫矣時公杜門屏迹已三年亟起公爲都體使拜領議政公受命于板蕩之際遂以斥絕虜使移咨沈都督使之奏聞而建白爲備禦之策及冬啓曰伊賊之發動匪朝卽夕外方弓兵正宜急時徵發上使之姑徐公又啓曰此後虜使或來而所率或至百數

則當以干戎從事上許之公欲遣使价于虜蓋欲一邊備禦一邊羈縻以爲緩禍之地而討未及行虜報已至矣公又欲急徵外方兵上又令更待邊報公曰廟社主急須奉安于江都而大駕出幸今亦已晚矣十二月十四日大駕始發至城南門則虜騎已迫西郊矣上回轡從水口門出幸南漢城前數日公議遣選兵逆擊曰虜晝夜兼馳乘其疲而擊之可必勝也旋以和議不戰而退十五日曉公決策奉大駕向江都至城南上候不豫遂還入行宮而定城守計城圍日急聲援四絕人無生意丁丑元日上行望闕禮公與諸臣陪侍無不泣下時金

汙率大衆出來軍聲動地以大砲攻城城無遺堞又
軍士叫噪 行宮外脅出斥和臣以與虜而江都敗
報又至 上引見諸臣泣曰計將安出公曰君臣父
子同死 社稷實古今之通義然爲臣子者何忍爲
此言乎崔公鳴吉曰急須以某文字報彼然後有萬
一之望矣公曰禍迫 君父遑恤其餘哉 上旣還
都而虜以 世子大君北去自是 國家蕩殘義理
滅絕公入則涕泣出而憂遑回思癸亥初心常慙憤
欲死顧以禍亂未定時勢罔極不忍決去五月杞平
君俞伯魯上疏攻公而兩司繼請削黜初 命罷職
八月削奪然 上念公不衰自內司計朔頒廩冬伯

魯爲大憲更請安置梲棘 上曰以予揆之似非公
言蓋以伯魯於公積有嫌隙也 上又曰今番守城
金某之功久後始門黜戊寅 特命叙故庚辰冬虜
使猝至灣上責送清陰金公公請送一介行李備陳
前後曲折另差一官護行俾無驅迫之患甲申三月
沈器遠謀逆事機甚迫公不待 命下發兵逮捕器
遠率死士入 闕知其徒黨皆已被綁遂拱手就鞫
上拜公領相而曰功高德厚弘濟之任捨卿而誰又
錄寧國勲公入劄力辭又引入 上遣承旨教曰國
事危急而久不出仕中夜無寐憂悶俱極公辭不已
疏二十上始 許遞又乞削勲籍不 許乙酉二月

復入相夏 昭顯世子卒逝子幼 上召大臣六卿
教曰予欲兩大君中擇封世子公曰 聖教出於
宗社大計須遍問羣臣 上曰非卿誰肯任之公曰
癸亥之舉南漢之事臣皆爲 宗社大計也今日何
敢有他意 上曰卿意與予同矣二子必有優劣今
誰擇定公曰此非臣下所敢爲然立長理之順也
上曰此言是矣遂以 孝宗大王爲儲貳冬李重馨
上疏詆斥 上震怒竄重馨丙戌有內獄公啓曰王
法私恩相爲重輕 殿下旣欲屈恩伸法獨不可屈
法伸恩耶 上怒命放李重馨曰以今觀之重馨無
罪矣公卽出城外待罪俄以大臣言再下 召命或

勸以卽趨申謝公笑曰大臣去就顧以君上喜怒耶
公遞職未久有湖西逆變將遣將征討公入對指授
方略 上喜甚公自丁亥有疾戊子閏三月五日捐
館病未甚醫藥食物自內絡繹公時移處別堂疾旣
革還居正寢以終焉又草遺疏曰愛君之忱抵死未
泯惟願敬天怒以祈永命恤民隱以固邦本抑私意
以納忠諫進賢才以重名器答曰予極驚悼訓戒無
非至論當書紳力行以副至意訃 聞素饌五日賜
襲歛衣衾其終事皆出 特恩世子亦襚賻有加
臨柩哭拜謚文忠公其五月十四日葬于安山之先
兆夫人柳氏祔焉後配享 仁祖廟庭公蓋應時而

生嚴毅峻整光明正大長不踰中人而儀度豪爽議
論常主於義理少時牛溪成先生遇於逆旅期以遠
大自傷早孤生朝不許子弟賀每晨起謁廟祭祀嚴
敬備至雖隆冬不廢澡浴平居冠帶正坐終日儼然
人望而畏之議政公收養亡友子零丁者公友愛終
始人不知姓異也常慷慨有大節不事生業死生禍
福未嘗一動其心及其首建大策旋乾轉坤亦不動
聲氣功蓋一世名震一國而未嘗自多始欲打破朋
黨則謗議先騰欲安保生民則師旅數興議禮忤
旨家食屢年臨亂起廢大勢已去則雖有管葛亦將
如何使公十餘年間安坐廟廊一意軍民則丙丁顛

覆或不至於此極矣當國書變舊之時公痛泣上
前雖知大義有截而惟保全君父是急他不暇顧
焉其心可謂戚矣惟是亂後家敗詆訶萬端內獄嬰
鱗見者代怖然公素以忠信善道固結君心以故
歷變履險身安若山卒能下以令其終上以成主
聖人謂癸亥之功至大而此則反小也爲文章骨骼
開張尤長於詩筆法慕鍾王爲世所稱皆爲勲業所
掩焉公順天人後百濟時有摠爲引駕別監高麗有
允仁官典客令本朝乙寶有佐命功太宗封府
院君以禱雨輒應賜名承澤高祖若金旁繕工正
曾祖粹濂武科牧使祖壘察訪議政公娶咸陽朴氏

縣監壽罔女生公配柳夫人自在家讀書識義理考
晉原公根常曰使此女而男者所就何可量也昏禮
成以詩獻曆日于議政公議政公見而大喜公建大
策時多有贊畫癸亥三月十二日公父子將出以義
勉其子更衣持刀以待成敗江都之變有問者則指
面前刀子笑曰只有此耳竟以丁丑正月廿五日閉
門引決得年六十五 朝廷旌表其門其子慶徵文
科叅靖 社勲封順興君孫震標文科叅議側出國
標武科府使今都事魯得叅議所後子也公當國廿
餘年是非叢集余嘗誦金文正公之論曰遇亂圖存
式稱達權此豈非稱停之公言也耶遂爲之銘曰

天眷我東篤生忠勇嚴毅正直亦周於用恭惟 宣
廟儲以燕翼當光海世姦臣曩慝黃臺歌咽金墉禍
迫殷魴旣賴漢土將赤有厥 神孫實天生德神人
合應濯濯之靈惟師尚父公實典刑奉日升天六合
清明解利西南已日有戒公主和平人或不槩難平
者事况值陽九逆豎內闕強敵外侮有如死病和扁
却走得君雖專猶懼其難矧我秉直位屢靡安危急
之際始專軍國征謀治法公豈不力敵強勢去事無
奈何 君父之急曷顧其他效死之義匪公不知
達權圖存先正稱之國儲薨逝其子幼穉 上聖通
變年德是視公能順美 宗社之福盖公力量宏大

無極循心撫事 社稷之臣功高身保從古幾人
上恩人望終不緇磷昭明有融 主聖臣純維海爲
田維岸爲谷維千萬年事雲水白

延陽府院君李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有臣曰忠定李公貴忠定有子曰領議政
時白人謂 仁祖朝忠定爲忠臣忠定家議政爲賢
子然夷考其世則議政豈止爲一家之賢子而已蓋
當光海時姦臣構亂戕殺同氣幽廢 母后密諭二
元帥使去順于深河又暴虐百姓百姓並罹荼毒無
辜顛天忠定密有匡濟之志嘗以試公公指不可忠
定至舉孟津之事曰今日讐 母之變商受之所未

有 宗社之亡匪朝伊夕吾世祿之臣又與耕釣人有
間矣父子遂與定議會公母夫人沒雖在克瞿之日
同事諸公必來請見忠定亦不聽守常必使與之謀
議癸亥三月遂奉 王大妃復位 大妃數光海十
罪而廢之命 仁祖大王入承大統天日重明彝倫
復正事具載國史初大將李興立持重兵在內諸公
以爲憂使其壻張紳說之興立曰李某豈亦與謀乎
紳曰然興立曰然則此其義舉而必可成也遂許諾
公之取信於人自秀才時已如此公卽還喪次策功
階嘉善封延陽君勲第在二等物論稱屈甲子西帥
適舉兵反 上命起復爲協守使公馳到伊川募鄉

兵防守要害賊由他路直入京城時道說甚不祥公泣諭軍中日事已至此我當決死於賊軍中有父母者皆歸士皆涕應曰願與同死俄聞元帥張晚至坡州卽往會之元帥執手曰天與我也元帥議曰此賊勦擊未易當待南師之集以圖萬全公曰不可賊既據都城附者日衆則我反爲客主客之形已可憂也又方天黑以風今若遇雨士卒凍餒則烏散之患可立待也時鄭忠信南以興李守一三將將兵在前公又曰我知鄭忠信爲人是宜勇進不敢留李守一宿將也計必已決矣俄報諸軍已進據鞍嶺元帥大喜起立曰果如公言矣翌朝賊逆戰敗走公與元帥追

到則鄭忠信請與公追捕公曰賊不日當就擒我其敢奪人之功乎忠信歎曰人所不及也公徑赴行在言者方論元帥罪甚重公得對歷陳事狀上雅信公元帥故從未減服闋上拜公水原防禦使曰水原在京城百里內有兵馬三千是以命卿公至一意治兵專任誠信旣皆悅服則令曰脫有警急立十丈旗放大砲爾等見旗聞砲劃則來赴丁卯虜變一皆如約蓋聞變一晝夜公已以兵結陳於銅雀之濱上引見稱歎遂以公爲前驅移蹕江都兵罷賞賜甚盛徧及卒伍戊辰正月兇徒有謀犯闕者公時適入京馳還勒兵上念公夜行有不虞之變欲令

禁衛衛送之賊果要於路而公亦自有備故不能犯
己已遞歸自判決事爲揚州牧使俄移江都留守公
以江都保障重地撫恤儲待尤盡心力而每歎謀畫
輒爲廟議所沮癸酉忠定捐館旣去喪爲兵曹叅判
丙子出爲慶州府尹上用言者留公使以兵曹叅判
兼管南漢事其十二月邊報遽至公入對言賊騎剽
疾大駕須卽日去邠不然則事危矣上不從翌
日 上發向江都至城門則賊已薄西郊矣公進曰
上以輕騎疾馳而大將殿後則初昏可以過江矣如
或猶豫則狼狽必矣仍曰南漢事急臣請拜辭卽馳
去有追者急呼曰 大駕至矣公促鞭馳入南漢整

兵以迎 駕翌曉 上將由間道幸江都不果遂定
城守之計 上曰城中事一以付卿何者爲先公曰
亟招諸將親自激厲公倉卒承 命分授諸軍所守
城壁翌日求對辭謝曰昨夜事急妄自分軍請令體
府臣更爲節制焉 上不聽公爭益力 上乃召體
臣以問體臣不能對公曰無已則臣與申景禎具宏
李曙分守四面而體臣總督之可也 上良久乃許
公以手下兵守西城蓋 上意始欲專以委公也一
日 召公欲令夜緹兵斫營公不可曰萬一不利城
中沮喪悔之無及矣後我師出戰於城北果敗劬自
是不敢言戰先是廟議欲以 世子謀退兵公請對

曰爲此計者罪不容誅矣自古成敗不係於多寡趙之晉陽齊之卽墨是已今不思固守而乃出此計殿下獨不見欽宗被執之後徽宗亦不得免乎一日上以器械未前備爲教公以前日所請輒爲廟議所沮爲對體臣聞之不悅一日以事重棍公流血乃止公以城圍方急私怨不暇念略無恚恨之色忽有煽誘軍卒者軍卒皆爭逼行宮請縛送斥和臣于敵陳連日叫噪而獨公所領軍卒一不離次上下賴以爲安丁丑正月十九日虜箭忽落於西門體府令移暗門兵械以備西門公以爲如此正墜賊計備暗門益甚是夜賊果犯暗門公手弓嬰城爲士卒先士皆

殊死戰公一矢必殪數賊賊四戰皆敗退去公亦中四矢翌日城中人來觀戰處流血成溝其委棄兵械填滿山谷賊自是不復薄城方戰酣時贊畫使朴潢率兵來救公顧曰賊兵得無奔西擊東乎可急往救東潢謂人曰仁夫某也上聞公中矢遣中使諭之曰聞卿不被甲以致中傷萬一失卿國將奈何仍賜酒慰寵軍中感奮上出幸虜營與定要約旣還都公曰日後彼若脅我西犯將若之何從之則有所不忍不從則大禍立至請遣崔鳴吉要質其不可從之意力爭必得可也公又見崔公勉之崔公如公言往受其諾而歸後虜雖負約然物論多公之爲陞拜工

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兵使徐祐申以當初不待朝命輕與虜戰將被戮公上劄曰祐申既受闔寄不戰何爲祐申受制上將志不得伸才不得展今茲一戰遂陷重辟不亦可痛之甚乎 上遂免祐申死戊寅 上拜公兵曹判書曰卿忠誠過人才智俱優實合此任公力辭不 許未幾以事遞五日而復前職公以戰亡之人所當厚恤其孥而今反徵布責代亟請變通 上許之公門不通私謁其所選進一循公論雖驕將悍校無不心服焉時有旱災公進曰人事形也災祥影也願 殿下務修實德又言命將官入一順敵意則弊將難勝矣又以事忤清人謫礪山是

庚辰三月也清人以我國有異議來嚇甚急有外心者密告若干人公各與焉公諸子以計得免焉辛巳還自礪山拜摠戎使禮官因論光海喪有遜位等語公深斥之癸未復判兵曹 昭顯世子欲除所倖人邊將公不聽爲踐更卒結藁爲匡使寢其中自是卒無凍死者甲申沈器遠謀反伏法有欲乘時搆公者上察其誣事得已自兵判拜漢城判尹刑工曹判書 昭顯世子卒元孫幼 上欲立 孝宗大王爲世子以問羣臣皆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公與李公敬輿獨主守常之論丙戌又以兵曹判書伸救言事人李應著等公舊第有名花一日有人稱 內旨將移

入公手自打碎垂涕而言曰方今國勢如累卵主
上何心玩此公乞暇將省墓於公州路聞湖西有土
賊公卽回轡疾還自請往勦上喜曰予無虞矣行
未及湖界聞難定卽解兵歸後上以語羣臣曰急
難忘身真忠臣也公弟時昉涕泣拜謝上曰頃者
卿兄弟被人嫉構予謂忠定之子必不然也卿等教
誨子弟皆使如卿等可也時李公敬輿洪公茂績受
譴甚重上怒猶未已公極力救解仍曰國勢日益
委靡願移今日之怒以安天下公病甚辭遞久之復
判兵曹兼訓練大將公曰是古所謂大司馬大將軍
如此尚不知止乎控辭益力不許己丑春上召

公入賜酒魚水堂又命孝宗大王勸酬曰此人我
視猶股肱汝亦如之仍語忠定之盡心國事而歎今
人之不然公感泣不能已仍曰臣僚之勤惰惟在上
所使耳上問今日讀書人爲誰公曰臣所知者趙
翼金集宋浚吉也將退又賜飯錫資於前甚厚五
月仁祖大王昇遐公隕慟幾絕孝宗大王眷待
愈隆一月之間再除吏曹判書左叅贊庚寅八月以
兵判大拜爲右議政差赴燕京未果行公前後請免
三十餘章上皆下寵答崇禎辛卯冬金自點謀
逆事發先時臺諫洪茂績等疑水原府使邊士紀有
異志請罷之公以身保士紀無他至是自點孫世昌

是公女婿金鍊出與士紕皆被告吐實公自鞫廳趨
出待罪 上慰諭甚至後臺諫以公子憫及弟時昉
素與自點親厚論之甚急 上以公故皆不聽反斥
言者公愈不自安自屏城外壬辰四月差赴燕使
上愍公老病特令大醫賫藥物隨行解賜 御衣時
虜人以我邊民犯禁謂將案治公曰不可任其低昂
宜先自我處之公行到平壤府官裝妓以迎公叱退
之既入山海關胡漢人聞公名者皆來聚觀既還伸
救趙錫胤朴長遠李泰淵洪處尹言事獲譴 上不
聽公力辭得遞旋拜左議政仍陞領議政 上勉起
益甚公不得已出仕 上問諸國習尚公曰胡倭尚

弓砲我國則論策詩賦而已此可以存亡理亂乎有
言天災非爲我國而現者公曰其見於天者或可如
此說若海水之冰於我地者亦可諉之於異國耶時
有東萊築城之議公進曰歲惡民困城池不足爲固
又言俗成諂諛之習人懷自安之計公以所言多不
見施又臺諫陳劄有黃閣無人之語遂辭遞未幾復
拜領議政又辭得遞俄有誣告獄獄辭連及於公公
驚惶待罪 上使承旨諭使安心乞暇南下展省祠
墓又聞有逆變力疾西還中路疾作 上遣內醫賜
食令道臣看護公不敢安送還內醫 上再遣之翌
年四月公始得還朝己亥五月 孝宗大王上賓山

陵未定尹善道倡言水原府治最吉公以爲臣子致誠之道唯在於此水原是四通五達之會他日五患所必不免遂涕泣爭之至於五劄上終亦感悟遂改卜於健元陵右岡是爲寧陵大小相賀公自遭國哀哀慟之切無異親喪翌年庚子又遭季弟延城之喪過於摧痛病以益力其五月二日考終于大平坊寓舍臨終口號遺疏願上修德業慎刑罰僅半稿諸孤投進上覽之悼甚自疾甚時醫問交道及喪卮其喪及葬隱崇之典絕出常例上自摺紳下及廝卒皆咨嗟出涕曰賢相亡矣七月十七日葬于天安郡紫梅谷而已之原其出壙執炬以送者巨

十餘里公自幼誠孝純篤有孝感如王祥庾黔婁者兄弟之間極其和樂然或有過失則亦不少恕延城嘗於忠定公壽席徑醉失儀公白欲撻之忠定笑而匿之一時傳爲美談公豐貌偉幹膂力絕倫然常不自恃如不勝衣智慮明深而謙虛退託外若無能者歲未訖見一啓螿被羣蟻聚食哀其屈折首尾至於涕泣蓋濟物之仁其性然也其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時政有闕失則終日憂歎夜不能寐莅軍治民恩意周洽所至得人死力其冰蘖之操終始不渝以盛際元勳七判西銓再爲天曹三入相府而財業蕭然如寒士家然亦無清刻之意人之被其容接者如飲醇

醪而襲春溫也若谿谷張公遲川崔公甚相推重而至於浦渚趙公事契尤深蓋公自幼受學於牛溪文簡公沙溪文元公以小學爲立身之方考其平生則其不合者鮮矣既長又師事白沙李文忠公尊尚甚篤公之源委如此故當世同盟叨冒不已次第破敗而公父子三人獨能善始善終爲世名臣蓋自開國以來莫與爲比公字敦詩李氏出延安世傳蘇定方以唐師滅百濟時有李茂以中郎將從戰有功仍留仕新羅是其始祖云六世祖石亨以文章鳴世官府院君高祖壽長大護軍曾祖夔以趙靜庵門徒甚有士望乙巳罹士禍官不顯祖廷華不仕忠定公其第

四子也妣仁同張氏 贈叅判旻之女公娶南原尹氏其考軫遇倭賊不屈而死 褒贈叅判夫人婦德甚備谿谷張公實誌其壙載在谿谷集中子男三人忻同知懶叅議悅郡守二女次適進士趙來陽同知二子相胄進士次相著二女婿縣監李台長執義呂閔齊也叅議養悅之子弘著爲後側出男以著之著二女爲李仁侗金盛始妻郡守三男文著有著仁著二女婿鄭時一鄭純陽元著一著昭著側出男也內外孫曾摠五十餘人公之事行勲業皆載國乘今撮其大者以爲神道之銘此皆國人之所睹記非私言也蓋當光海時 宗社將亡故天不得不生忠定拯

濟艱難非一身所作爲故公不得不生於忠定之家
以忠定爲父以仁孝二聖爲君而猶不能盡效其
忠慮者時勢然也然遭遇際會建立大功不足以見
公之勇臨城飲泣以激三軍不足以見公之義不長
尺寸以負聖明不足以見公之忠惟其孤城危急
迫脅君父之日手下萬夫皆效恭順不噪不哭是
公之大勇也大禍之餘人以得死爲幸而嘗不測之
威怒冀存天下之防此公之大義也大逆近出誅及
從班而上自君上下至輿僮皆恐其身名或玷此
公之大忠也世之左右明辟功成治定者蓋或有之
而如公數事者求之古人亦所罕聞也嗚呼盛哉余

於公未嘗掃門然猥蒙知獎余亦服公甚深當己亥
歲共切抱弓之慟尋余蒼黃去國公亟上請留之疏
其言極有不敢當者然不可謂不知我者今於銘公
之役如有溢美諛公之辭則是公則知我而我不知
公也嗚呼宜乎之不敢爲也銘曰

天眷王家乃生忠定亦畀賢子子孝而義亦勇且
智父子知己大功旣樹宗社雖安革日未已乃殫
我誠乃竭我力乃盡我瘁彼具貝玉婢珠奴犀我寶
不取彼華宅第戶綺墻繡我安露地我豈不獲人莫
我同難平者事王室在難衆謀要君公曰寧死沫
血嬰城肉薄纔殲終見牲耳公曰我肉脅子刃父彼

將何忌遂將吾義冒死要質吾義粗遂俄陞八座遂
登三事民信士倚時事多故釁孽傍萌或摘其政桀
安之變是謂近出小大戰驛惟公內積上允下孚其
烏几几一節 三朝終以令譽巧舌莫訛昔公掌旅
物勇隳完可以采芑今其逝矣誰我吹响軍校涕泗
昔公秉勺廉升饗屈可以致理今其逝矣誰復玉雪
聖朝獻噫惟忠與義自我先公公是以似爾教爾子
聖祖有訓勉哉後嗣我諗太常行誰與大其稱厥謚
我銘公墓我辭如諛觀者紙鼻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

碑

綾城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粵昔光海昏虐戕殺同氣幽廢 母后流毒百姓無
辜籲天天亦哀于下民已有所眷命而下民莫知定
向維時綾城具公諱宏最能先覩遂與同心同德暨
餘智謀之士癸亥三月推戴我 仁祖大王卽位于
昌德宮奉 母后復位盡革光海弊政彝倫復明
宗社再安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之謂乎公少
時人夢公奉日輪騎龍而上天至是果驗云公字仁
甫號羣山公生有氣度父文懿公撫頂曰此兒當成

大器嘗疾幾殊家人束手環而泣之忽有赤光滿室
公遽轉身而起父母愈益異之年十九乙未從伯氏
遊觀 上國二十二戊戌爲監牧官階武資爲宣傳
官都摠都事甲辰丁外艱丁未拜陽城縣監翌年換
高敞縣始捷武科復爲宣傳官己未爲長淵縣監壬
戌母夫人歿先是光海旣殺永昌大君旋起廢 母
之議公與李公曙友善一日相與語曰人道滅矣國
其亡乎此時豈無受命之人乎公曰然因舉 仁祖
大王封號曰此真其人也遂與曙及公表兄申公景
禎兄子仁厘定議遂皆走關西以禰禪事體便張公
晚張公自多其得人一日登百祥樓乘間告以謀張

公義而危之終不聽遂辭去無何景禎爲嘉山別將
仁厘爲珍島郡守獨惟曙以長湍府使在近畿公不
敢守制居聖日往來謀議時語頗洩事機叵測公不
爲懾益交豪俊之士會虞候趙玉乾以 朝命領湖
兵進屯水原公素與相好欲令玉乾擊殺水原府使
因並其兵以舉事玉乾不從癸亥遂及金公瑩李公
貴諸名流以長湍兵會弘濟院卒行天誅公旣立殊
勲又親且賢以方持服故只 賜奮忠贊謨立紀明
倫靖 社功臣號以嘉義大夫綾城君俾還喪次論
者謂古今帝王之興雖實天命必有忠智之人出而
先後之然後事功以成天人合應之妙不可誣也李

迨爲西帥公知其必叛密白 上陰爲之圖及叛復
命公起復從幸公州賊平陞資憲甲子拜知中樞乙
丑拜漢城判尹丙寅 仁獻王后薨將移興慶園同
葬章陵公專管其事以勞改正憲丁卯有邊遽隨
駕江都及還陞崇政己巳拜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
水使辛未入爲刑曹判書以 命董 仁穆王岳山
陵及昌慶宮繕修事勞勩備至遂由崇祿加輔國進
封府院君丙子之亂 上幸南漢公以工曹判書領
畿輔兵守南城有斬獲功事定爲兵曹判書公前後
判刑曹者三工曹者四兵曹者再其別職則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判義禁府事備邊司訓練院掌樂院益

掌趣馬武庫自丁丑以後又常帶訓練御管捕盜摠
戎凡四局大將宿衛皆屬焉以寬平廉惠得將士心
其在刑曹諸王子公主家人有故抵者公一斷於法
不少撓諸貴勢家皆欽迹有人怙勢誘取他人子育
之曰某婢某年某月日生者也其父訟之久而不決
公謂其父曰此子其母在乎曰然公曰此易矣卽招
其母及他五六人年貌等敵者坐庭中置其子於前
其子直趨而抱其母遂以歸之抵其人以法聞者快
之公至行簡潔好善嫉惡直己任真事親奉祭極其
誠意親族有孤貧者撫育昏娶俾不失所涖縣制閩
一以恩信爲主身爲元舅 仁獻王后方享啓運之

慶而絕無出入言立朝四十年清慎一節無愧古人
以故能善始善終爲世名臣 崇禎壬午年六十六
十一月初三日卒公寢疾日官奏將星自北隕于南
其徵不利宿將 上益憂之訃聞步至閣門舉哀甚
痛庀終事有加 贈領議政謚忠穆吏士部曲哭之
哀盡皆制素巾祖送焉具氏籍綾城者自麗世已可
譜有諱存裕最著 國 朝高祖壽永策靖國功封綾
川君娶 世宗別子永膺大君琰女曾祖希璟縣令
祖淳監察考思孟官至贊成封府院君謚文懿母平
山申氏 贈領議政華國之女 仁獻王后兄弟四
人公其序最季夫人趙氏司議珩之女世爲淳昌人

從受貞敬誥丁丑四月一日卒壽六十二葬楊州八
谷山負良之原公葬在其右一男仁堅以綾豐君爲
漢城左尹兼摠畿輔兵馬繼公之職二女適監察李
立身晉川君柳頌綾豐晉川皆從公靖 社者也側
出仁廬通政郡守仁墅僉知仁奎司果綾豐有男曰
鎰進士爲縣監晉川有五男命性宣傳官命才叅奉
命哲命俊命雄五女婿尹以謙安琢李齊夏尹弼星
李塾塾進士壯元也仁廬男欽仁奎一女婿李再華
二女幼縣監三男曰守禎志禎尚禎二女幼公幼受
學於沙溪金先生先生甚重之公以余爲同門生相
見必稱先生道德之懿綾豐故以公銘屬余銘曰

綾城之具譜自麗朝累公累卿峻伐榮姻聯翩相望
史書其名逮于公身殿中之孫其父贊成公身屹然
其貌頽然其心則貞早事儒賢晚涉兵家萬夫之英
聖祖斯男天作之合寔我女兒實生 聖主帝眷其
德 聖主吾甥扶日昇天以臨寰宇寰宇載清功莫
與競公以謙鳴居寵若驚 王曰元舅王室靡寧作
我榦楨乃尹京兆乃統南師乃判工刑從難于南飲
血臨城士忘其生 日馭旋回公私蕩覆公長本兵
卯酉勤勞中夜永歎素髮枯形是以譽處卒用無疵
彼哉蚡嬰有子有姪亦有東床咸策勲盟人以滿溢
公以忠持無惡其盈人寶金玉公以不貪孰瞰高明

上悼其亡人懷其德孔哀且榮山河之誓鼎彝之鑄
於千萬齡蒸蒸孝子思顯遺蹟維樹在徑維勲維戚
維暨將家鏡考斯銘

綾川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應天順人誅暴救亂以安 宗社維時攀
附鱗翼勲名照爛者固多其人而惟其覩 大人於
初潛撫景運於先幾浴日海底昇之天上以紹休命
者其惟公父子乎公諱仁厘字仲載自號柳浦少時
執費挾冊事文元公金先生雖屈首受書習尚蔚有
斐駕意先生常期以遠到已而投筆以武藝取 宣
祖癸卯科公大家子早闡科名才氣絕倫儕類莫敢

望焉丙午拜宣傳官先是有貴將鎮北者啓請自佐
上許之仍 賜弓矢刀甲及藥物又 命馳傳以往
異數也丁未再以 命赴北幕 恩賚愈益便蕃戊
申 宣廟大漸封識兵書數十卷 御題曰以與具
某公時自北還中道聞 國哀星夜馳歸哭受 賜
書卽復舊職陞都摠都事例遷經歷時李相恒福爲
體使深加知獎故出守高原一年而擢除甲山府使
遞入例帶武階時光海之癸丑也光海旣殺同氣幽
廢 母后奸黨爭相怨惠公獻議辭氣憤激人皆爲
公危之公愍念 王室將亡陰有匡復之志公叔父
諱宏表叔申公景禎及李公曙李公重老意與克合

公父子曰今日自有真人明應符瑞殆天意也蓋指
仁祖大王也公祖考綾安府院君文懿公諱思孟實
生 仁獻王后故 仁祖大王呼公爲內兄奸兇許
筠密謀金墉之禍公不勝憤痛與李公重老將乘夜
刺殺之適筠不在計不售遂撫劍而歸辛酉除琿島
郡守至則構一亭扁以倚劍以見志壬戌三月因事
至京翊戴之議益成矣遂與諸公約日而歸癸亥三
月東裝西赴行到全州則聞 仁祖大王已以十三
日 正位宸極以公爲統制使蓋諸公徑進期日公
故未及焉後當錄勲 上曰首建大策者具某也功
宜第一遂自三等改第二 賜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與叔父開封號光海時占公家舍以廣別宮而
勸授嘉善階公心常耻之至是力請改正 上許之
統制使實管三道水軍以與蠻人從事地要勢棘一
日不戒則轉眄而安危立見公自瑯島徑道赴鎮時
承債帥之餘百事放廢而無敢何問公首明軍律斬
一大府掌吏以警偷習自是諸鎮戍守條死要體統
始立矣秩滿拜漢城右尹丁卯 上避虜江都拜公
舟師大將寇深或有航海之議 上召問公公力言
不可事遂寢難已拜全羅兵使入爲捕盜大將壬申
自忠清兵使再爲統制使遞還 上問諸節中有可
用者否公以加德僉使崔震立對 上雅信公卽拜

震立工曹叅判後震立果殉節以死由漢城左尹爲
水原防禦使丙子之變領兵三千扈 大駕于南漢
城時甚倉卒而士卒無一人敢後者及分城而守城
之南門地形陂陁最可受敵公請身自當之聞者嗟
異城圍益急或欲奉 駕突圍而出 上以問公公
曰設令得出旣出之後必有難言者矣 上然之虜
人百計攻城凡四十餘日而公所守則終不敢犯後
虜將見我人問焉曰當日南門之將今作何官蓋畏
服之深也錄扈從勞陞資憲以御營大將自水原
召入移判漢城府自是連拜兵刑工判書或再或三
間爲訓練大將其前後兼職則都摠府都摠管備邊

司軍器寺掌樂院司僕寺繕工監提調忠勳府扈衛
廳堂上判義禁府事如訓局禁衛則其不帶之日常
少蓋與叔父公交臂相仍焉其在刑曹聽訟折獄一
斷於法門不通私謁故事甚簡省 上面加獎諭嘗
病武科專取技勇故曉達兵家者反不與焉及判兵
曹入對建白稍變舊規自後頗得韜幹之才矣沈器
遠潛圖不軌畏公最甚日致款問公固已疑之甲申
三月其徒欲因公上變夜告公以事急公馳赴 闕
下吹角勒兵部分將校機捕賊黨器遠猶率死黨詣
闕有欲逞之狀公亟叱手下士收縛其十餘輩遂歛
手就鞫 上賜對諭公曰微卿則殆矣公叩頭曰當

夜事急故未及 啓稟徑先聚兵臣罪罔赦 上曰
事有經權卿何爲此言公仍進曰脅從罔治古有明
訓請誅止其魁 上善其言諸賊爰辭皆言賊魁所
憚惟具某故舉事日將別遣壯士四十先擊之云獄
成加 賜效忠奮威炳幾決策寧 國元勳超崇祿
資是年以本兵卜相乙酉 上與功臣會盟公以故
功臣嫡長進階輔國封府院君已而 昭顯世子薨
其子幼 上將以 孝宗大王爲儲貳特召公語之
且使諭 旨于外翌日 召諸臣詢謀公與元勳大
臣協贊之大議遂定丙戌議政李公敬輿諫臣洪茂
績沈膺力辨姜獄晦昧以爲不可誅 上震怒欲先

加鞫問公伸救甚至 上意稍解只 命三人安置
戊子丁內艱公年已七稔猶能守制無變 上特命
仍帶宿衛秩祿如故公累辭乞伸情禮 上慰諭不
許服闋 孝宗大王復授本兵兼帶有加壬辰 上
閱武於西郊公以訓練大將隨駕承 命走馬旋轉
顧眄不失其馳 上色獎之賜以仗馬瞻聆聳甚祭
已遂大拜以右議政赴燕而還以疾告遞七月黃海
監司金弘郁應旨陳疏訟姜獄之寃 上以語犯
先朝怒甚將杖殺弘郁公輿疾入侍面爭甚力 上
曰卿引疾辭職今乃爲弘郁來對曰臣非敢私弘郁
只恐言者見殺以累 聖德爾 上特命罷公弘郁

竟死於杖下公卽出江外待罪自是士心益附後五
年 上知弘郁無罪 命復其官蓋思公言也八月
陞拜左議政蓋自癸巳至丙申凡四入政府皆力辭
得遞常養閑盟府時奉朝請 上亦不欲煩以事有
大事則詢訪而已戊戌疾漸革謂子弟曰吾年逾八
十位極人臣死無所憾而只恨 國耻未雪爾 上
遣醫賜內劑中使相續於道以問及喪 上哀不能
視朝者三日今 上自東宮出集賢門率官僚舉哀
上賜御衣綵段 內殿亦襖錦衣以歛之凡終事皆
官庀焉具氏出綾城高麗時有存裕始著其後有封
沔城府院君者曰藝有爲門下政丞者曰禕我朝有

壽永叅靖國勲爲綾川君是生 贈判書綾平君希
璟綾平生 贈議政綾城君淳是爲公曾祖文懿公
生四男長綾海君成錄扈 聖功 贈議政謚忠肅
娶別坐鄭億齡女生公其仲氏宐爲其伯父綾原尉
思顏後無子而取公爲子公既貴馳 贈領議政綾
坡府院君妣高靈申氏主簿士楨女靈川尉機之孫
公初聘府使黃璨女生女適監役韓振遠再娶忠義
衛李永恒女今夫人朴氏 贈承旨由一其考也皆
無嗣續公以從兄子鑿爲後官至同知先沒側出男
欽鑽皆僉知同知長男文濟今爲榮川郡守次文治
始爲書生 孝宗大王令習武事蓋欲繩其祖武也

今以節節度湖南公長身秀骨虎頭猿臂姿性端慤
內行誠篤事申夫人孝敬備至申夫人常喜而稱之
六親處兄弟宗族皆有義意與朋友交死生以之舊
要尹璠光海時辭連誣獄被逮親知莫敢省顧公就
其篋輿握手流涕見者代怖晚遭 盛際竭誠報國
見義直前雖雷霆震疊有所不顧凜然有大臣風采
自以勲戚每思謙抑及秉樞匄 上雖勸起甚力公
亦力辭必得乃已先業甚饒然處家如客不視簿書
又能愛人喜施故能善始善終爲世名臣豈不懿哉
公生於 萬曆戊寅至月十二日没于 崇禎戊戌
臘月三日葬時門生部曲吏胥軍卒執紼哭送者填

咽街巷太常謚曰忠武盖公與其叔父並樹大勲叔父仍用其祖考封號公用五世祖號而既沒又與叔父同受定亂之大名噫其盛哉 國朝以來未嘗有也墓在揚州古佐里負祭之原戊戌十二月余入對議事忽有中使啓板 上曰噫綾川病矣良久不語臣竊仰 天顏慘沮抑塞涕幾隕之余竊歎君臣之間固如是也公既葬五年而郡守及節度公以余與公猥有同門之義託以墓道之銘余不敢辭略叙顛末而論之曰公本圖大事如劉抗威不與寵橫如王大原憂國忘家如蔡征虜戡定內難如韓平 年 至而堅悍不衰如胡良公富貴侈盛而人不忌如郭汾

陽冒犯天威敢救遺直如辛將軍以功名自終以永終譽如曹濟陽此不獨公之忠智抑可以見 兩朝之仁聖也銘曰

具於 王家世實榮姻繫我 仁獻京室維莘篤生聖人爲生民主維公皇考 王曰伯舅公爲內兄實贊興運方其草昧遵養未奮若苗有莠矧我足聞公曰叔父 王室如燬我儀圖之靈承帝事既靖 王國乃功宜救山河書券鼎彝珪組予曰疏附予曰奔奉及統南師宿弊如洗海晏山重旌麾緹緹江都南漢扞 王子艱沫血飲泣氣湧如山禍亂稍弭事權愈委金吾京兆秋部宿衛逆豎釀禍勢如眉燃公應

其機疾雷爭先妖腰截殘枿雨濡公讓其勞終莫與膚 上曰咨公予懋公功釋其細事作我三公公曰臣老乞臣之身 上曰俞哉公我舊臣孰其畀予惟我 先王禮不筋力坐而便章 上眷愈隆公辭益力崇崇甲第侏侏黃髮時有臬臣望罹淫刑公犯雷霆以丐其生其生莫丐公出于郊簪紳廝卒誦口相交士豈虛附名不虛立將星忽墜奄見在是 上曰噫歟失予于城何以旌之惟有易名惟忠惟武匪公誰當揭之碑首以永 寵光我作銘詞諭于亡疆

延城君李公神道碑

延平府院君謚忠定李公諱貴有三子其季曰延城

君諱時昉字季明延平有忠孝大節嘗上疏訟粟谷諸賢之誣而斥李山海之姦 天啓癸亥與諸子同昇平金公溍及忠義諸公詣 西宮奉 仁穆大妃復其位號以 大妃命廢光海主 仁祖大王卽位上承 宣廟大統於是彝倫復正 宗社再安可謂不世之豐功大業矣策勲並啓封號丁卯有虜警先是公持大夫人心制因适亂起復出守州郡爲工曹叅判至是 上將幸江都以公爲巡檢使先往江都整齊軍事金公溍以體使至不得入軍門怒甚公曰自有主將約束雖 大駕至必待標信而開門 大駕至以 命專管八路軍餉時有訛言虜已入都城

公單騎馳往歷謁 宗廟定疊亂民船運用物以至
行在戊辰三月爲廣州牧兼防禦使遞入爲漢城府
左右尹癸酉忠定公沒丙子以羅州牧使陞爲本道
監司時 朝廷調發南兵以戍關西公請募兩西民
爲兵而南方則出賦以餉之 朝廷不能用時虜鮮
已啓公築笠巖城以備緩急其十二月虜騎猝迫京
邑 大駕幸南漢公悉以軍兵屬兵使先發又湊合
竒零以繼之議者皆言宜留本道以爲兵使聲援且
鎮人心公泣曰 主上安在忍出此言當決死於南
漢城下矣遂至安城時諸道兵相繼敗衄本道兵使
金俊龍始頗據險殺賊卒亦敗走丁丑正月公以兵

授中軍還駐公州收合散亡聞二元帥方在楊根之
迷原欲往赴之至清州界聞熾成虜去 上回鑿公
馳進請罪 上特命姑赴任所及臺啓再發遂配定
山庚辰蒙宥旋拜濟州牧使光海主先已處島中辛
巳七月歿海路險遠難於稟知公率島中諸官素服
入臨親自襲歛厚庀無缺仍請擅輒罪時議皆稱處
變之善壬午病遞冬爲廣州守禦使拜刑曹叅判因
事罷甲申復爲守禦使公以爲伯氏方摠畿輔戎務
於事不便陳情力辭適有沈器遠逆變而有言廣州
階石下有凶書意指公公同伯氏待 命廷議反疑
得書傳播之人請拿問 上慮事漸難處遂兩解之

自是公益加驚懼辭職益力 上堅不許後謂筵臣
曰往年凶書時予謂延平之子必不然也豈可疑我
忠臣也公適入侍起拜涕泣曰臣兄弟出於凶書臣
等欲死而未能也今承 聖教萬死無恨 上曰卿
等子弟使之處心皆如卿等可也乙酉清人來告飢
嚇使輸粟公領其事卒亦無患夏 昭顯世子薨公
受 命敦匠爲戶曹叅判歲適大侵公主賑濟事皆
得宜公常以爲便民之策莫先於大同粟谷於海西
每結收米五斗公私兩便今則只收三斗而亦無不
足請先試於兩湖疏入 上意善之而不果行其後
潛谷金相公墳竟用公議湖民鼓舞至於立碑頌德

遞爲刑曹叅判先是陞嘉義階丁亥以兵曹叅判陞
資憲復管賑事戊子拜工曹判書以前年賑廳所餘
別置常平廳仍管其事移判刑曹己丑受僨命西出
臬示邊將之行間於虜譯者蓋慮蟻穴一開堤防必
潰也五月 仁廟上賓差山陵提調以華元樂舉爲
戒一主於儉約九月判刑曹加正憲以副使使燕時
以流言事機叵測至則監守甚固詰問本國事情窘
辱百端公以死抵距虜將以萬騎東出曰如此而尚
可諱乎公又不動最後以汗言謂之曰金尚憲趙綱
金集等主論盡逐舊臣悉用新人將欲何爲又問主
論臺諫公曰我亦 先朝舊臣寧有是理臺諫遞易

頻數不能記得蓋公絕無怖心故虜終不能屈公聞清使將東出密通本朝使之先機善應清使至只取宗室女以去而清陰諸公得免焉上又特授守禦使時延陽方掌訓局軍兵公又固辭如前移工曹復還刑曹有訟內奴婢者上欲重究公爭之曰本曹詞訟內奴婢十居五六此非聖世事嘗因臺彈上答公辭疏曰卿之盡誠反致人言移戶曹專以革弊爲心金自點謀逆伏誅言者構公以親附逆臣上曰不諫其爲國盡誠遽爾請罪予甚駭異大臣請姑遞度支上又曰若遞其職是棄之也司諫金佐明以臺啓爲非金相公墳白上曰其家三父子世

傳忠孝豈有如臺啓之理乎上曰其家之世傳忠赤予嘗歎賞上旣斥主論之人而亦罷推公以鎮之公久詣金吾待命至是始出江舍略進推緘曰臣始與噐遠自點同叅勲籍死生以之何事於親附至於自點則兼有連姻之分逆狀未著之前不能隨衆憤罵是常情之所不免若以爲終始眷戀則冤枉極矣俄而叙爲籌司堂上則入謝而還出江外拜戶曹判書時客使將至卽命牌招公不得已出仕虜使去後卽呈告批曰卿家忠義爲世所知一時私論誰敢逞焉有罪無罪惟予在曷敢有越厥志公遂皇恐視事兼守禦使因災異進言曰弭災之道不外

於反躬修德因陳時弊甚切 上嘉納又進言曰民之苦樂係於守令賢否雖未得一一擇差大邑則請勿論職秩高下而差遣焉又言救民之策莫如省浮費存贏餘以蠲民役官家橫占之弊亦宜禁斷 上允之時虜使頻仍市民困弊公貸銀布使之取利而只收其本市民賴之江都儲待亦以便宜從事又以爲司贍奴婢摠十九萬而今收貢者只二萬請刷出其隱漏以補經用國初雖行推刷而又有辨正之規今不可不並行也 以使事將西出 上使延陽權察公職事亦異數也兼摠管金吾又移刑曹以訊囚忤旨遞乞暇省墓于湖西忽有虹變上下洶懼卽還朝

疏陳良瘼又條上南漢機宜又陳常平廳罷置便否又與大臣爭論錢弊復判刑曹以事遞復入者凡三四間以宗室訟 上責公無餘地閔公鼎重疏論其未安至曰漢高慢罵四皓避匿 上面諭公曰予今省愆矣卿亦隨四皓而去則誰與爲國事蓋 上歡謔之意藹然矣時公西擯頻仍熟見關防蕩然嘗入侍謀議密勿文正公宋浚吉以歲儉請減沿海米公請均減峽邑又吏胥與市民同爲姦濫而市民金多獨免刑訊公抵距僚議而並訊之物情稱快時有湖南大同議公請如湖西米數十斗之外不可有加而支用之節一如 皇明之制俄而以事遞刑曹爲

工曹判書復以湖南大同忤大臣意請急尤切上每加慰諭又命與諸臣改定貢案蓋上於是時極欲更張宿弊恢弘規度公亦盡心區畫以答隆知而忽抱弓劍之痛深山窮谷無不奔走悲號而公則有甚焉每獨處涕泣不能已顯廟卽位兼判義禁復議湖南大同又方繕修南漢而公已病矣宋文正往問則精神不亂與語如平日矣庚子正月十六日以訃聞享年六十七上特命禮葬墓在保寧牛峙坐甲之原自忠定公始雪父師之誣終著宗社之功蔚然爲文獻宗臣而公與延陽樂有而喜書爲文有氣力弱冠取解居上游俄見試取不以公輒自己

專意經訓立朝幾四十年歷事三朝盡心竭力克勤克虔受知君上故歷變履險身名不瑕至其衰暮誠盡而智益髮短而心長其所謨猷皆可遵守居度支則損上而益下論戎兵則形隱而實著然其區畫動遭緯繡竟不免齋志而沒可勝歎哉卒之日上自摺紳下至輿僮無不歎惜齋咨雖其素不悅者其忠勤之實則終不能瑕疵公可謂賢矣延安之李始自唐中郎將茂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而受籍于延其後世爲衣冠族本朝文康公石亨以文章勲業爲世祖名臣越三世有諱夔游趙靜菴門選爲玉堂南床位祖諱廷華不仕忠定公夫人張氏也公

配李氏婦德甚備其考學生守儉也先公七年卒四男恆慣恆懣恆皆牧使慣叅判懣縣監三女適生員韓以明承旨金世鼎縣監李週叅判男義著益著奎著益著縣監牧使男彥著爲後於伯父牧使公二女適洪重楷鄭覺先縣監男謙著升著女適金鎮玉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余自戊戌秋 孝宗大王猥處以帷幄公每與從容無非急先之務己亥四月同受 明命別設局議改貢案而 龍馭上仙數月血相視而已余旣去國而公又逝去追思疇昔涕不勝披此豈獨爲私而已公旣沒猶夢告諸子以國事古人云死而後已公可謂死亦不已也諸子守職繼述

皆如 仁廟聖教忠定公可謂有子有孫矣今叅判諸公託以墓道之文顧何忍以老病辭乎銘曰於維延城忠定之胤延陽之季癸亥之歲再安 宗社克明天理繫公所助人謂難兄父曰能子一家三勲並耀麟閣人莫敢擬無平不陂運值陽九天翻地圯公曰嗚呼若之何其惟盡我義孜孜矻矻忘寢與食炳然忠智 孝廟初服事有至難於焉奉使牢閉孤館嚇喝萬端不懾不憚死拒拘問鼎鑊無奈卒全士類從茲以往國益艱虞曷酬 聖志惟民惟兵于內于外城池械噐心有人我事異做說孰知我瘁暮年誠心有進無返死而後已徇初迄終究厥云爲公

耳國耳我撮其槩以鑄斯石以示無止

綾豐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龍飛御極于斯時也文武忠勳之臣指不勝屈而其富貴輝赫始卒無玷能以功名自終者惟綾城府院君忠穆具公父子爲然忠穆公諱宏娶司議趙玘女生公公諱仁璽字季依生而沉重仁厚髻齒伯父綾海君宥教之人或言其短於警敏則綾海君曰勿憂也 仁祖大王初潛時與公同學於屬公爲內弟也情好甚密光海時信術人言殺綾昌君佺 仁祖其兄也朝暮且及焉故親戚不敢過門獨公相往來如平日及 仁廟遭巨創舍襲衰

經圖鋪虞祔之助惟公一人而已卒事而退 仁廟握手泣謝焉光海政益亂綾城與諸公謀安 宗社公常在左右密贊機宜癸亥三月諸公先入昌德宮掃除兇穢公奉 仁廟自延曙雍容入御端門既卽位父子策勲公錄靖 社第三等除司憲府監察轉爲軍資監判官忠勲府都事陞繕工監僉正移軍器寺自本寺副正陞通政階出爲洪川縣監遷金堤郡守丁內憂服闋除竹山礪山皆辭遞庚辰以僉樞赴瀋陽之質館還爲潭陽府使綾城沒乙酉喪除拜水原府使叅會盟祭例陞嘉善啓封號爲綾豐君自是爲京畿水使全羅忠清兵使再爲京畿水使於內則

副摠管漢城府左右尹摠戎使刑工曹叅判或有再
入三人者丁未 特拜工曹判書公曰吾年至矣寧
復有仕宦意自是引疾居閑疾病 上曰洪陽營將
具鎰可給由使見其父癸丑超崇政階又 命遞鎰
外職上來甲寅判敦寧府事乙卯 特陞秩封府院
君丙辰又改鎰職專意其醫藥其四月初九日以卒
聞 上驚悼遣中使監護終事 賜棺槨布粟其吊
祭如儀 贈領議政六月初一日禮葬于楊州羣場
里之先塋公樸素任真絕去表襮丁丑以來憤痛在
心在瀋陽足不出館門凡係彼中物一切不近於身
莅官廉簡以慈惠爲要深得軍民心去後必立石頌

之居家不喜珍玩早起晏寢不廢盥櫛功臣例賜亦
不屑屑爲也同氣雖賤孽愛恤無差等推之親喪恩
意周洽以故平生無怨惡忌嫉者前夫人閔氏司果
憲之女舉一男卽鎰也進士取武科今爲判尹襲封
綾平君後夫人崔氏無育判尹娶叅判李行進女生
守禎志禎尚禎志禎亦進士今爲佐郎二女適叅奉
李縉長幼學李世大側出晚禎守禎生一女適士人
尹景績縉長生三男二女男益弘益亮益喜女長適
朴弼諧餘幼志禎生二女長適崔錫文次幼尚禎生
三女皆幼世大生一男一女皆幼余於綾城有同門
義公故垂枉屈今至判尹佐郎則四世事契矣今於

公墓碑之託義不可辭其氏出譜系嘗已悉於綾城大碑故不復書銘曰
曩在昏朝倫常已斁 真人時晦公能先覩洎乎興運際會風雲丹青帶礪父子聯勲歷試中外克慎而勤周流機務練待兵屯爵位既登年齡亦高逮今上時愈加愍勞躋之上秩並休朝請 恩莫與隆尊莫與競無咎無訾始善終令人生七十猶謂之稀加之十年日昃之離有子有孫前紳後纓福祿之全人誰敢並休休之德盖自綾城公實繩之神曷不聽有欲知公試考斯銘

豐安君趙公神道碑

國朝趙氏出豐壤者爲勝譜其葬在揚州廣巖里者爲尤勝有吏曹叅判益貞進士彭弘文館典翰宗敬議政府舍人廷機弘文館校理守翼皆以族而位崇禎辛丑正月朔朝豐安君諱瀚字翕如卒其三月十七日祔葬焉公忠愨深厚容貌和粹常以謙退自牧人以爲德人長者少時申文貞公欽見之曰凝重而有精神非小器也校理公有賢大夫模範其伯兄風玉公守倫遊牛溪成先生門下至性篤行大爲士友所推公少孤鞠養于風玉庭濡染矯揉大異衆人萬曆壬子風玉公罹禍沒公旣慟傷之時光海君政亂彝倫斁塞 宗國朝夕顛覆公知金昇平李延平

諸公有靖亂志遂與風玉公之胤涼金公元亮李公厚源協同從之公密往伊川約防禦使李重老使以兵會癸亥三月 仁祖大王卽位公以諸生試登極慶科中司馬兩試未幾罷其科不用錄勲 賜奮忠贊謨靖 社之號超授六品官自宗簿主簿移掌隸院司評除揚口縣監李适叛 上去邠回駕公奔問闕下仍上疏言事乙丑叅會盟宴翌年解官歸丁卯有虜警扈 駕江都由刑曹佐郎爲清安縣監未三年罷歸邑人立石頌德除義禁府經歷不仕又爲昌平縣令秩滿入爲典籤旋拜富平都護府使未幾遞入陞尚衣院正甲申五月以特 旨擢授工曹叅議

出爲驪州牧使以病解歸丙戌又叅勲盟陞嘉善封豐安君自是出入爲廣州府尹光州牧使杆城郡守都摠府副摠管漢城府左右尹自甲午以後凡七年不離漢城都摠二府以卒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遣官致祭其喪物官給之遺命葬不用石灰公校理公之子舍人公之孫典翰公之曾孫其始祖孟官至侍中校理公配曰邊氏夫人清海李氏 贈左承旨明老女男伯耘都事仲耘佐郎女適叅奉李文行都事生聖輔文科持平公輔光輔業儒女婿正字安後泰次李相休佐郎生道輔弘輔女婿李萬益內外孫曾摠二十

三人公以名家子功在 社稷又興官者事隨有聲
績其於宦成名立宜如順風而呼而 清朝三十年
顧常低徊下僚 聖考以後秩位稍陞而亦冗不見
治蓋公自在昏朝杜門自守及啓勲封處之若驚
恩賜臧獲置之不問寒儉淡素幾於秀才之呼至其
周卹貧孤則一毫不爲後日留也聞夫人妹新嫁無
侍婢卽呼眼前使喚者曰汝往謹事之嘗扁其堂曰
正坐齋曰容膝每雞鳴而起淨掃清坐左右圖書或
佔畢或書字未嘗懈也晚年時事大謬則託於沉冥
或連日酩酊有時慨念國耻嘆咤流涕常以祿不逮
養爲恨或值歌舞樂事而忽然興懷則輒噓歔釀淚

而罷傍人莫知其意也公善楷行手寫古今人物事
實編爲一帙以便考覽以至官職貢賦姓氏都邑年
代無不纂集有問者應之如響每讀忠臣義士殺身
成仁處未嘗不流涕也郭有道行宿逆族躬輒灑掃
人必知其昨宿也陳仲舉閑處一室庭草蕪穢曰安
事一室公嘗曰兩人氣象何如是不同也然所尚則
有道也其尚友之微意亦可知也公不喜交游故知
者絕少惟鄭畸翁弘溟亟稱爲仁厚長者論者以爲
知言云銘曰

趙於麗初與國偕始厥緒遙遙入我尤丕漢平遭逢
榮有爵謚典翰舍人以及校理是謂峻望人莫與比

公乃稱家天賦卓異方當壯歲遵養時晦及贊弘運
辭尊取卑謙謙自持瞎馬臨池盖曰初心只正倫彝
惟貴與富匪我之思名在麒麟身如布韋功名之會
人鮮克終豈弟神勞福祿來從蘭玉盈庭前後紳纓
七十稀年神氣精明悠然乘化終保令名我想其人
自有典刑其外粥粥內實亭亭懦夫於利於義建瓴
雖不公卿克和且平我撮其槩以爲公銘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

